

萬曆武功錄

四川

凌霄都都寨九絲諸蠻列傳

凌霄者。阿苟之所按據也。苟之先在。國初爲編氓隸戎縣。天順成化間。常不軌。而大司馬程信。襄城伯李瑾。提兵二十萬。歷四載。而猶僅克大壩也。浸淫至嘉隆時。桀驁益甚。先是苟父共阻山橫行。已主計者。念巴蜀久勞苦。都蠻賜都蠻冠帶。令母反。巴蜀稍稍放散。何苟有壻曰阿辱。專以佐鬪爲務。乃且莫與其黨阿奎。阿繆。阿么等爲好言干苟。趨苟反。苟果反。遂衣蟒衣。擬王者出入。擁大蓋。策駟馬。所至用鼓吹。

響呼。夾道而馳。何皇恤兵在其頸乎。當是時。曾省吾
爲御史中丞。孫代爲御史。劉顯。郭成。安大朝。後先爲
總戎。張澤爲裨將。乃大會方伯羅瑤。馮成能。武備使
李江。叅知使沈伯龍。僉事使周思充議。而謂區區反
側子。譬猶口中蟲耳。乃反爲巴蜀大患苦。而令我戎
高拱慶筠之間。至死人如亂麻。乃獨不得旦夕高枕
卧也。而以其事奏。聞下大司馬譚公綸問狀。先是
大司馬鎮撫巴蜀。募浙人所制練烏銃甚工。都蠻最
畏憚之。於是上書請斧鉞。令御史中丞得專征伐。時
萬曆二年三月也。其後阿苟復公行。戎縣之郊。我師

捕獲酋長阿果。梟斬大壩市。苟益忿之。愈肆標掠。乃
虔劉我長寧人朱希紹。戎人傳成貴。瀘人任廷美等。
動至千百數。甚者鋤鏑我千百戶。殺儒生。剖孕婦。掘
墳墓。視賊殺人猶艾草菅。然是時羅氏女冬兒被執。
嚴弗可以犯。苟乃支解以徇。御史中丞聞而悽愴悲
懷者良久。乃譙讓大將軍劉顯急。大將軍赤白囊。一
日夜至十餘上。苟當死罪。罪雖至弗可赦。臣幸得以
騎射鞍馬爲官。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幸用諸公
卿石畫。願決筴以芟蕘之。芟蕘盡矣。乃請御史中丞
因下令軍中。有捕斬渠率。因平蕩寨巢者。賜銀三萬。

兩捕獲生口一人。賜銀一千兩。斬首一級。賜銀五百兩。其死罪囚能捕斬得除罪。論功行爵賞。視土漢官有差。先是永寧宣撫使奢效忠與水西舍目安國亨相賊殺。至無寧時。而御史中丞政恐此屬與都蠻接壤。有如一。日窺我師之隙。乘間而朋起。柰疆場何。今誠欲芟蕘此屬。莫若以羽檄徵二土酋兵。于是奢效忠果率翊兵一萬人。皆能窺左足先應矣。是時寧越兵五百人亦提桴鼓至。而會守備使沈茂以布衣起田中從軍。有威望。因以屬之。故事。粟支人日一分四釐。土兵二分一釐。隆慶中增爲二分九釐。至是始復。

得給二分一釐也。是時土人踵軍門上謁曰：「凌霄在萬山之中，多菁林，有虎能傷人，且以蠻夷之衆，尚開間道而出，今將軍柰何披堅執銳，帥士卒而入虎穴乎？」而御史御史中丞先已熟習地形，可郡邑儼然有「我岡我陵」之想矣。乃以副使李江、叅議沈伯龍、叅政王宮川、轉漕軍中，得給食不乏。而帥把總吳鯨、劉招桂、一軍軍于柳公營、總戎郭成、帥把總呂崇舟、主簿汪東秀、一軍軍于平兒嶺、叅將張澤、帥指揮使申大謨、武舉胡祿、一軍軍于胡公營。宣撫使奢效忠、帥羿兵、一軍軍于凌霄城下，以備奔潰。居亾何、通判洪一

貫執蠻王阿苟。及酋長阿肉阿終阿奢阿王保阿汝
近。檻車來獻。以武舉人李之實反間得行。時四月十
一日也。其後落豹寨。惡淚坎寨。又復爲凌霄羽翼。於
是守備使吳憲先擊破落豹寨。斬獲蠻一十級。指揮
使葛瓊先擊破惡淚坎寨。斬獲蠻三級。然後以五月
帥諸軍直上五斗壩。止舍。都蠻自以爲吾地阻險。士
卒必不能深入。易我軍。我軍恃架雲梯將軍銃七稍
砲。一旦攀藤援木而上。都蠻皆懾魂棄旗鼓。草山還
遁。走至相騰踐奔殪。百餘里間。獨阿么兒等以滾木
壘石當我軍。我軍火磚火箭。佛郎機鐵菱角。百子銃。

九子銃如雷電弗能當。於是步兵鄭龍首奮期曰。望見我火箭舉而俱發。士卒皆貫弓執矢。目逆龍龍以火箭直衝蠻鋒。士卒萬弩俱發。諸蠻盡墮。陸凌霄之下。頭足異處。捕獲生口阿么兒胡大漢等九十五人。劉顯斬首三十一級。郭成斬首一十級。張澤斬首十一級。葛瓊先斬首二級。奢效忠斬首四十七級。奪獲牛羊茶穀弓矢諸什物。亡筭。我師陣亡三人。輕重傷五十七人。於是御史中丞大會總戎以下。令步兵校尉瑯瑤阿么兒胡大漢阿六小么阿順阿么阿叫阿臺三哥胡大金張慶才十一人。軍門斬之。即使者馳

傳以聞。上嘉其功。下令梟斬阿苟等。軍中盛其頭以徇諸蠻。後月餘。復有都都寨之戰。

都都寨寨王名阿墨。初大將軍擊破凌霄。旋欲圖九絲。而御史中丞獨決筴。先攻都都寨。寨破。可斷九絲之左臂也。是時鎮雄土舍隴清躬帥三千軍。軍于藍澱坡。以按據阿兒寨。庶得燒掇焚阿墨之巢。於是吳鯨軍尖鋒山。郭成軍尖山子。今皆東炬。使梟騎壯士。陰乘山舉火。燒平寨高寨董布壩巢房。亡慮千餘間。烟火相望。時甲戌六月十五也。其又明日。藩臬使李公江。帥同知曾可耕。復留壁樂宴。而以吳鯨隴清爲

一軍直走都都寨。至寨門。平明。令士卒用火箭燒炳哨樓。樓上下走。大呼寨中。寨中見樓頭炬火。光明炫耀。皆大驚擾亂。反毆而入巢。保室家。室家得亡虞。以故蠻衆皆請降。是時郭成。李崇舟。亦并爲一軍。軍紅崖坡。乃放兵縱火。幾燒寨。寨中盡鼓噪。大擾亂奔走。會大雷雨。從西北來如注。反風揚砂石擊面。晝晦。雨益久不止。烟火頓息。而諸蠻由此得堅壁旦暮也。乃募苗兵六百人。從惡淚坎。直走得窰口。挑戰殺我軍。趙萬嘉等三人。於是江請金錢三千。擊牛酒勞苦士卒。期十八日日出。茂軍攻其右。成軍攻其中。鯨軍攻

其左而益以鎮雄軍。西陽軍。滎陽僧軍。皆以鉅萬數。四面擊之。而會印壩山蠻阿歐二等千餘人。聞阿墨王急。皆悉甲而至。於是大將軍劉顯發銃師數百騎。分道而出。往迎諸蠻戰。諸蠻皆殊死戰。不可敗。而我軍亦奮行。直攀援而上山。山上滾木礮石如雨。我軍皆人懷怒心。爭冒矢石前。必欲與阿墨挑戰。斬阿墨頭。墨不得已出戰。戰大敗。我軍遂斬阿墨王。阿廖王等首四級。會日且入。士卒皆退舍營中。顯令營中擊刁斗自衛。毋解嚴。夜半乘蠻衆情皆鼾睡。我軍並脚枚直走寨門。從上風縱火。火益熾。不可撲滅。遂燒蠻

房至二千餘間。諸蠻大敗盡遁走。而鯨軍生獲阿造一口。斬首十五級。崇舟軍斬首六級。盡得諸蠻牛羊茶穀金鼓刀鎗。我軍乘盛氣益百倍。令軍中鳴金鼓。鼓吹盡凱歌。因北鄉叩頭。賴陛下威武神靈所變化。得誅阿墨王。幸甚。獨奈何。令一二殺賊。尚得奉頭鼠竄在山谷乎。於是下令。令士卒大搜諸寨。索十餘日。而太學生何鈺直走兩河口。生獲二口。斬首五級。劉顯直走印壩山。捕獲生口阿歐。阿當。阿結。阿瓦長兒。阿完。斬首一級。奪獲金甲梭槍各有一。而千夫長陳一策直走水車壩。獲生口阿轆。戎縣人張侯獲生

口阿逃。似甫獲生口阿掛標一枝。是役也。大率焚燒房屋二千餘間。奪獲銅鼓皮鼓刀鎗盔甲牛羊茶穀。亡筭然我師僅十有四萬耳。事聞。上益壯之。令紀御史中丞以下功視九絲。

九絲之蠻以萬數。阿大阿二方三最標桀。當是時。阿大阻鷄冠嶺。而阿二方三嬰九絲城。壁壘相望。已大請軍門。群乞降。先是阿熊么請死罪。願得比編戶氓。而御史中丞知么與阿花通婚媾。今花不俱來。此必僞也。事寃。因不受大降。乃使使者持冠帶往諭大。趨大收。阿二房三。因賜大冠帶。受大降。大益懼疑。度

計畫無所復之。乃與阿二方三陰相信。以爲聲援。皆
夜偵我師。我師第走山陬中。期兩山軍並起。翼而擊
破之。我師訥得其狀。皆不欲走山陬中。於是復使使
持節俱告大。約大先下。大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
降。猶如阪上走丸也。是時得居蠻阿料。亦詣軍歸死
罪。幸賜冠帶。得主寨。料大悅。因說諸蠻降。以故劉顯
得鷄冠黃土內官諸寨來降。郭成得母猪弔猴崖。都
得金諸寨來降。奢效忠得落武落坳。得居印靶諸寨
來降。已出降夷羅萬良等二千二百餘人。皆編氓畜
之。不以爲羗夷數。而太學何鈺。又日夜居寨中。給言

某欲殺某歸降。諸蠻由此稍稍自相携貳矣。是時丙戌七月也。先是御史王廷瞻決筴欲殄滅九絲。而後滿秩得報命。而孫代爲御史矣。乃日夜與臺御史曾省吾復案前給諫大夫何起鳴。御史孫濟議。乃欲開黑帽尖道鑿山梁河。而以偏將軍徐仁威。吳繼祖屬之。其後八月又令劉綎爲將軍。出都都寨。郭成爲將軍。出深溝。劉顯爲將軍。出兩河口。冉維屏爲將軍。出羊坡。奢效忠爲將軍。出穀爆寨。楊正魁爲將軍。出印靶營。皆獲旂鼓。斬首虜甚多。是時鎮遠土舍隴清受阿二金錢多。皆逗遛不前。於是大將軍欲繩清以

軍法。軍法期而不至者斬。清自度罪當死。願捕斬阿
二請除罪。大將軍許諾。乃進兵。得二得羅諸地。頓舍。
於是大將軍薄責永寧。宣撫使奢效忠獨急。汝前以
一萬騎三日破凌霄。今奈何躬率我師五萬騎。一月
尚不能破九絲乎。大將軍由此度道里。而以效忠提
羿軍。軍于得窰口。都護徐仁威提資揚兵五百人。韓
以甫提召兵五百人。并爲一軍。軍于毛壩。以成犄角
之勢。然後大將軍劉顯由黑帽山入其西。總戎郭成
由印靶山入其南。安大朝由得窰口入其東。裨將張
澤由穀爆寨入其北。期八月九日。並壁九絲城下。九

絲東西四百餘里草木茂盛多豺虎本阿二方三依阻其中聚積木石來出爲寇弗可上山戰至是我師攀藤援木如自天而下諸蠻皆大驚亦殊死戰不畏乃飛矢石瞰我壘中如雨我壘中旗鼓相望持而不下者二旬始大將軍羽檄徵烏撒兵酉陽兵天全兵而會蔡文義爲貴州都御史趨所調土兵提桴鼓並五合六聚而至時九月初二日也先是御史孫公代以試事甫畢見皇華使董思明轉餉至深溝而方三遂乘隙襲思明殺我戎卒二人而會合江尉張本亦以是時治火藥藥鑿起延燒城樓本亦被焚而士卒

輕重冒傷者又二十餘人。乃赫然發憤。遂上書言狀。請滅此而後朝食。是日也。效忠獨與羿兵夜半陰襲隘。欲嘗蠻蠻力距。乃卻。其後四日。成復與西陽宣撫使冉維屏直擣鳳頭山。未至絕頂數十步。蠻據扼不能前。然倚奪其地爲營。營矣。而阿二亦遁逃走。阿大塞。乃縱牛六千角。山上以誘我師。我師望見牛爭欲前。奪獲之。顯謂此必蠻遺。是誘若等。若等前。當有伏兵。草山而起。若等就縛矣。遂弗前。而旦日已爲九月九日矣。我師方因蠻禾稼爲糧。旣已飽而嬉。而會蠻俗亦以是日賽神。而天又久霪雨。時屯霧晝晦。度我

師必不能至。皆大飲酒醉。盡鼾睡。諜者得其狀告我師。我師夜半傳發。遂乘大雨盡啣枚。腰絙攀挽而上。未明。斬守關者。徑薄蠻所。蠻猶醉。驚覺起。左右視軍中。軍中鼓發。鷄鳴。蠻自相紛拏。我兵益衝擊之。蠻自殘殺蹈藉死者無筭。九絲遂破。而阿二方三先已乘夜遁逝矣。其後二十二日。成乘勝追北至鷄冠。大破其寨。得阿大斬之。其後十月十二日。把總龔絡出精兵擊破牡猪寨。追殺方三千陳。而阿二猶得輕騎亡去也。顯追北至夜郎大盤山。捕獲之。繫獄。獄中復反。旋就禽。而殘黨亦時時與苗兵爭競。給諫蔡汝賢上

書請獲之。劉顯追亡逐北。靡使所遺。果賴陛下威靈。軍復捷。是役也。先後下寨柵六十有奇。燔營舍七千。斬首捕虜四千六百有奇。得酋長三十六人。招安三千三百人。拓地四百里。獲旗鼓爲諸葛鼓九十三面。它若牛羊諸物。不可勝數。是時阿大見銅鼓泣爲大將軍言曰。鼓有剝蝕而聲響者爲上上鼓。易牛千頭。次者七八百頭。藏至二三面者。卽得僭號爲王。始吾每出劫。必擊鼓高山。諸蠻聞山頭鼓發。並雲集。集則椎牛饗蠻。乃出劫。劫數勝。皆賴此鼓以爲靈。其爲阿巢貴重如此。凱旋卽使使者馳報于上。上幸坐。

明堂受捷。令大司馬告太廟。薦勲。詔進御史中丞。

爲右副都御史。得廢子一人入太學。賜劉顯都督。

同知李江。馮成能。陳大壯。遷秩一級。吳鯨等。遷秩二

級。郭成。安大朝。復故秩。丘梁等。孫銓等。奢效忠等。

賜金錢有差。梟斬阿二等。成都市。於是賜大司馬。

譚綸子入太學。汪道昆。楊巍。及所司郎中。皆賜金。

錢有差。初。戎縣以都蠻得名。御史中丞以都蠻旣破。

平。當易名。乃請於上。易戎縣曰興文。已。賜驛名。

曰都寧。倉名曰恒裕。并易九絲曰平蠻。凌霄曰拱極。

都曰都定。印靶曰文印。鈎侯曰降蠻。鷄冠曰金鷄。

已又通內官寨道爲置總兵僉憲以鎮臨之而隸以府同知一人守禦千戶所一人上皆從之因賜名曰建武。定均田授畝藉畝爲伍。契苾作之間巍然大都會也。

讚曰

余聞之華陽國志。漢犍爲郡寶鼎輝光于江流。今九絲其犍爲地耶。然所獲諸葛鼓何其多也。又有銅鐵鍋。說者謂爲周鼎。此亦易辨。且天子改元。獲鼎歸俘。武孰甚焉。何論諸葛哉。曩諸葛擒孟獲。散青羗于五斗壩。嗚呼。此蠻所從來也。元豐中征之。大雨成化。

武功錄

卷之十一

十一

五

中征之亦大雨。今又大雨。異哉。王者之師若時雨。豈謂是耶。

傀儡羗列傳

傀儡者。邛部羗寨也。先是竹麻寨攘七。執囚我鎮西軍陳黑子。彊賣其婦。黑子欲贖之。七不從。而羗俗居常並携其黨至鎮西。爲貿易。號爲趕集。黑子度是時。七必贏錢而至。至必我執七。七不還我婦。我不貫七矣。亡何。七果以二月望日至。黑子乃約宗人陳岳。陳禮保等逐捕七。七覺。遽突走。走至羊圈河。岳獨彀弓矢持滿。射諸羗。羗人龍扒中流矢還。竟死。於是七引諸羗至鎮西。案黑子無故殺龍扒。有死辜。欲得金錢論贖。黑子不從。諸羗皆大怒。遂至傀儡寨。而會我青

武功錄

俱履義列傳

一三九十五 王

神人趙永成。閬州人。李萬明。大邑人。姜招童。長受。李
子堡人。李萬明。亡命。留寨巢中。久盡冒姓。最慄悍。乃
與蔡咱呷五十呷等。大言言漢頗欲乘秋高瘴消。直
以數十萬騎。擣若等寨。殄滅若等也。吾少生長漢。極
知漢善水草處。今吾誠導若若。先以數十寨騎。蹂漢
禾稼也。期二十二日大會。遂擊鳴鼓。登城。城門敝。戒
弗通。乃走鎮。西站。從上風縱火。延燒陳牖等五家。而
百戶魏繼武。跳身得持印走。咱呷望見武走後山。乃
發乘矢追射武。武野死。咱呷益乘勝。射我軍。我軍仇
受松。及道上行人。二人並。中流矢死。因虜男婦及布

帛馬牛羊歸輜重不絕我軍盡髮上指冠大擾亂爭先鋒追亡至寒婆嶺斬番首二級奪虜男婦二十餘人是歲萬曆七年二月也而王廷瞻爲都御史乃上書言狀因譙讓丘紹先守備寧越而熟番胡亂乎而百戶蔡偉旣行鎮西事乃不能率吳嘉謨常夜從走卒行微道上乃至是若等重輕皆有罪母辭下大司馬方逢時議而會給諫大夫李選亦以此請罰治遂詔御史盧懷忠逮問是時御史方考課郡邑乃一切請罷之卽募建昌兵得八百人因寬假紹先罪而以紹先爲將軍提兵西備羌其後三月朔五十呬賈干

以寇曬經關道路不通。於是副觀察景承芳奏記都御史御史而以指揮使王選爲將軍。軍竹麻村。都使郭科爲將軍。軍平夷堡。守備丘紹先爲將軍。軍曬經關。是時駕哥別先捕伏鬼皮果寨偵將軍。將軍李獻忠執之。遂囚哥別詣劉叅議所。證言哥別乃我趙永成。冀自鬻于五十呷者也。其後四月二十一日。承芳自出鎮西臨兵。而以裨將徐孝忠陳宗武提兵守鎮蠻堡。旦日復引其騎至青岡嘴留壁。而土番並馳入我軍挑戰。我軍捷首虜四級。捕獲男女十一人。及酋長破連呷。惟一呷。奪被虜一口。而將軍紹先由曬經

關以二十三四日討宰獮涉鐵口。歷馬過水。幾擊破
宰獮寨。轉戰二日。引兵過河北。而會大小冲三尖。三
援諸寨。助諸羌鏖高崗上。我軍用鳥銃傷番賊數人。
而番亦以礮石傷我軍嚴伯啓等八人。殺傷大當。後
三日遂從間道擊破鐵口險寨。于是諸羌之甲乘船
浮于江。我軍追北至江干。矢發如雨。羌兵溺水死者
三筭。江水爲之不流。奪獲馬牛羊甚多。羌卒減什七。
其後將軍郭科亦以二十六日由平夷堡至觀峯山。
攻打橋舖馬寨。我軍鳥銃弓弩甚設。諸羌悉引兵渡
江已渡大半皆湛船。且日乘勝鷹擊打那。歷三村。三

村亦陳船下江。我軍追亡至江濱。皆蹶勁弩。放鳥銃。擊舟。舟大半破。流殺番兵以百數。是時千戶梁宗岳後行。而諸羌銳悍者。飛礮石擊岳。岳遂死。我兵輕重傷者七人。於是將軍張萬年聞諸羌已乘樓船循江而下。乃引兵由竹麻村而入。揚武乎老虎橋。斬羌首一級。諸羌見漢兵遠圍窮寇。戰鋒不可當。盡鼠伏。雉竄。我兵遂乘勝破阿迷羅寨。於是竹麻諸羌皆歸降。先是丙子歲。邛部長官嶺栢逢霧露死。而妾婦沙氏與嶺應昇爭篆。因舉火延燒利濟站。已寬假栢赦死罪。以故宰裸鐵洗姑都相彷彿。遂燒我廳經闢八里。

鎮蠻平堡。又皆一切赦除。弗深治。是時上方幸用嚴。乃獨蓄土酋。輔之以寬。土酋由此多淫亂。亦不能以文法痛繩諸羌。諸羌安在其不亂也。居亾何大司馬上言。僞屢罪當死。法宜勦滅。顧明王殲厥渠魁。協從罔治。計莫若下明詔。詔都御史爲檄告諭諸羌。諸羌能捕獲渠魁。及有歸俘者。聽都御史減與若等除罪。如令不廼欺也。上從之。於是都御史檄大將軍劉顯。顯乃壁鎮西。而以李楊爲羊腦將軍。周愷爲鎮蠻將軍。劉天俸爲曬經將軍。劉汝茂爲白馬將軍。皆按部毋得動。即使使者持節具告以詔意。若不

趨降。今大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亡何，裨將劉天俸、劉綏、奏記都御史言：「僞厦宰裸洗馬竹麻，諸寨執蔡咱咱，那一加小阿加，那咱阿什加，脚那加，賈別冬谷兒，短褚，張田保，一浦加，葵賈加，鎖那加，長受降。已又斬褚那咱，執散喇咱，僞鮓，阿拾咱，枯撒，脚脚空降，舉寨盡匍匐踵軍門叩頭，哀聲動天地。此是惡番，唯將軍令來獻，生死唯將軍裁之。」又出被虜男女楊長兒等，於是楊長兒等並至堂下。吾等小人以爲此羌不滅，吾寧死。今賴天幸，出我等，吾等小人死而得生，叩頭。於是都御史曰：「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

戰之功也。及收縛咱呷等，繫成都請獄治，而使蔣觀
察覆按咱呷等。咱呷等傷人及盜，法當斬。都御史得
其狀，即使使者馳傳以聞。上嘉其功，賜都御史
爵級，兵戎使顯而下幣帛金錢有差，梟斬咱呷等成
都市。始愧厦之變，常案故志，羌以殺死爲利，病死爲
不祥。在公卿間頗難之。及得驛騎書，大將軍第拱手
以須諸羌。諸羌偏隨而伏。於是乎有趙充國段穎之
風矣。

讚曰

書稱殺三苗于三危，而西羌猶主苗苗裔耶。何其與

之繁也。五王諸番在巴蜀。西寧洮岷在關中。環黃河以西北。皆爲所竊據矣。曩時獨畏宋將軍晟。丁大夫玉何將軍卿。然以河北。今視王大夫何如哉。余獨悲鐵嶺山之爲奉佛也。虜遂連羗羗乎羗乎。毋爲禍首。反受其咎。戒之哉。

丟骨人荒沒舌列傳

南路諸羗以四十八寨數而丟骨人荒沒舌最大先是兵戎使王詔巡邊至三寨三寨度詔至必道崖下乃並捕伏于上待詔詔不虞草山有伏戎起前行諸羗乃下矢石擊詔詔墜馬野死。何副觀察使林應節亦乘傳三寨三寨遂掠取應節財裝褫奪衣服家屬幾爲所略。磐牙連歲有司莫能禁而。上巳卽位矣。是年猶寇安化關殺馬子義等七十餘人其明年寇歸化關殺略劉元等數十人虜羸馬四十騎諸羗見爲松潘地寒不產五穀往往從它旁郡轉穀以給

軍食用。其明年三寨遂擊絕我轉道。我軍唐奴等六人死之。故事。歲月正元日。撫賞諸羌。先是倖王升。幾爲三寨所殺。其明年三寨彷彿前事。又殺我黃牛等四人。是歲萬曆戊寅也。八月。知事余希顏。出舍給軍。至歸化鎮。諸羌先捕伏新塘關。欲侵奪邊糧。重賴裨將陳金相。胡欽得免。始諸羌殺倉大使朱繼冠父子。得亡恙。由此羌益公行。無所忌諱。復伏凝冰溝。襲我軍。我軍倉卒不備。殺二人。於是希彬躬率李世傑。趙世爵。高凌翼。鄧承恩。殊死戰。斬酋長白臉兒等首五級。奪獲羌馬十二足。夷器撒袋弓矢。亡筭已。追北至

安貫頂斬首捕虜數十級。三寨由此益鞅鞅造謀藉兵。日夜謀舉兵反。而兵備使楊一桂與總兵吳子忠議。乃以指揮邊之垣。曹希彬爲將軍。軍楊廣墩。指揮徐承業。史載勲。百戶蘇繼武。高凌雲爲將軍。軍安貫頂。守備康鸞爲將軍。軍雄溪屯。遊擊吳鯨爲將軍。軍羅鍋嶺。叅將胡大賓爲將軍。軍木瓜坪。十道並出。而裨將易鶴陽亦率百金之士千餘人。從間道捕伏以擊其東北。是時楊一桂下令軍中。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金五兩。中豪三兩。幼男及女子一兩。又以其妻子財物盡與之。是時九月朔也。而吳子忠率楊廣將

軍軍居兩山間而羗亦嬰寨固守。於是我軍陷陣卻敵不避湯火之難。鳥銃擊三十餘人而羗倅陣亡死者必襁負還寨。以故三十餘人皆得死還也。居亡何路上進史載勲於安貫頂擊諸羗命所將卒乘山舉火燒其積聚斬獲甚多。是時康鷺守備東勝堡甚固而王世恩遂跳驅至黃草市轉擊諸羗斬羗首數級於是楊一桂自將待邊而令馬呈文吳子忠縱火燒去骨寨曹希彬吳坤高凌雲縱火燒人荒寨兩寨見火舉前後皆鼓噪自相騰踐死者不可勝數我軍盡獲旗鼓及夷器鎗刀。於是諸羗猶有不軌之心乎。乃

日夜引其衆往來窯房間。而將軍史載勲、李朝芳跡且至靖安墩。生獲酋長一人，斬之。而會經歷楊仲英轉穀宿歸化關。羗乃引軍焚其關而去。時夜漏十三刻矣。而裨將路上進追，亡直走虱子壩。而羗已先捕伏安貫溝。我兵擊鳴鼓，殊死戰，斬羗首一級，獲酋長熱利一人。旦日三寨乃敢擊圍鎮安。鎮安弓弩甚設，不可破。羗復敗走。我軍追亡逐北，至鑼鍋嶺，斬獲番首數級。是夜裨將高凌翼偃旗幟，從走卒行徼羊革道中，遇羗戰疾力，斬獲羗首一級。其後十月朔間，候者言三寨捕服諸關，欲襲我軍。燄火日通。於是李成

芳復引兵擊人荒寨。曹希彬邊之垣。引兵擊丟骨寨。而會丟骨寨諸羌留壁青土灣。於是希彬之垣。令所將卒自環爲營。而縱伏兵往當諸羌。諸羌視漢兵多。而土馬尚彊。戰弗可當。乃直冒漢圍。盡東南散走。漢軍因發輕騎追至小寨。悉燒其碓房。斬捕首虜數十。餘級馬十二足。牛二十六角。是時易鶴陽久戰。亡而有子曰喜生。誓不與羌俱生。日鏖羌戰。羌又賊殺之。盡矣。亡何人荒寨諸羌起楊廣間。羽檄交馳。於是承芳載勲急發兵擊破之。盡燒其寺宇碓房。斬首十七級。奪獲盔甲弓矢。亡筭其明年正月賞羌。而會僕人

冒媯媯兒子川盼姓名。亡匿寨巢中。意欲導甲仲牛兒等。陰入城以爲耳目。而李承芳等疑其有姦。乃搜索。果捕得媯媯兒子。川盼。甲仲。牛兒四人。繫請室當死。居頃之。媯媯兒子越請室逋逃。於是使騎逐捕之。得伏法。當是時。西有呷竹諸羌。東有林洞諸羌。爲四十八寨。於是喇嘛番衆耳阿舍思。熱浪。牢熱等。乃因四十八寨牽馬牛至河求降。而四十八寨喇嘛番。林禪堅定等六十餘人。是日亦至軍門叩頭言。三寨實欲請降。將軍幸哀憐。寬假三寨死罪。請罷兵。三寨自今願比編戶氓。毋復煩將軍斧鉞也。大將軍許諾。

請除罪。始三寨甚暴桀。烏鈔求飽。彼其來堡也。則有下馬酒。上馬酒。解渴酒。過堡酒。及熱衣錢。氣力錢。偏手錢。猶可。諉曰撫夷已耳。已。我軍戍邊亦復送奉金錢。命之曰新班錢。架梁錢。放狗錢。躡草錢。潑背水。掛綵錢。斷酒錢。何也。於是都御史下令。一切咸與削除。松潘稍稍得放散牛馬矣。事聞。賜都御史以下金錢幣帛有差。

讚曰

余聞之楊將軍曰。三寨之羗以五百數。大半皆我漢人舍匿以爲羽翼。豈其然乎。嘉靖中。何將軍卿於歸。

化諸關堡頗築壘壁而城守之漢人乃闌出邊關何
哉王大夫如不運籌帷幄褫奪其魄且三寨至今猶
強也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不然王大
夫且與趙充國爭烈矣

白草風村野豬窩諸羌列傳上

白草者石泉諸羌也。武宗朝率白若羅打鼓諸羌寇壩底堡。是時何卿爲指揮使。雅有風望。都御史馬昊乃拜卿爲大將軍。卿被堅執銳以往。中道中流矢幾死。卿竟衝鋒冒矢石。擊破之。其後嘉靖中陷平番。執指揮使丘仁等。殺略軍民以千百數。是時卿已爲都督矣。而都御史張時徹御史袁鳳鳴乃上書復拜卿爲大將軍。卿亦上書請五事。語在三邊志。竟捕斬黑殺李保白石兒白石撒喇等討平之。當是時丟骨人荒沒舌猶未倔強乎。而上之戊寅頗時時

盜邊大將軍發兵擊之。則大半走它旁寨。候者微聞其白草風村野猪窩諸寨。御史大夫王廷瞻遣兵校尉三千人。分曹逐捕諸亾人。有敢舍匿者。輒捕之。於是風村一十七寨捕時急。並匍匐走肉兒掛寨爲餓柘等言。實不舍匿諸亾人。柰何將軍欲提兵直擣吾寨乎。今吾寨盡見鼠。然實願輸賦。賦菽糧二斗。比編戶氓。幸爲告將軍。將軍賜白幟。因樹寨上。毋復視爲亂民也。於是餓柘等至指揮使步天衢所。叩頭言風村諸寨。今具馬羊及腦包。哈喇弓矢。番力來降。而會黃德洋爲兵使者。檄請乃可之。於是下令十七寨擊。

牛屠猪。因刻木以盟。居頃之。風村野猪窩一十八寨。番牌大力孫子。乃因緣茅皮底。具如風村款寨故事。悉詣守備使宗綬所。皆來降歸。且請通道大印龍州。於是兵使者許諾。羗俗露頂無冠。兵使者乃移石泉。令李茂元具漢冠儀。因易名姓。皆書于冠。令諸羗冠。於是召諸羗至軍門。軍門金鼓大作。諸羗魚鱗而入。望見漢冠儀。及未杆彩紅。皆大喜。驩聲震天地。兵使者因賜冠。冠諸羗並跪起堂下。叩頭謝。乃言願歲輸黃蠟一斤。赴縣廷朝。誕八月。上萬壽也。於是二十八寨寨樹一白幟。因爲木主。祠寺中。祝天子萬壽。

是後元日及長至皆以期朝謁無異編戶氓也是時御史虞懷忠亦上書請頒正朔各寨已召諸羌能閒于漢儀及漢音者皆賞賜令訓課諸羌以何茂元轉遷河間府倅都御史御史念石泉不可無茂元請茂以倅行石泉事因欲久任守備使宗綬上言從之於是大司馬方逢時移書營郡以訪誅納得降寨二十八而戶二千有四百四十它若男子四千三百五十六人女子四千一百三十八人事聞下銓部紀都御史功賜黃德洋銀十兩始茂元見諸羌好刀佩劍斯須不釋手稍有忿詈輒以刀殺人於是茂

元召與語歎曰而猶欲視吾民冠乎乃猶旦暮擊劒喋喋而估估冠固何當乃下令屏刀劒於是諸羗盡屏刀劒冠漢冠儀漢儀而果猶吾編戶氓也

讚曰

詩稱自彼氐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信哉是言也余考之故志石泉諸羗嘗僭號稱帝兵使者每巡邊而猶怪諸羗之慄桀也今不假斧鉞執馬羊而至者接踵哉幾築受降城且禍莫大于殺已降受之誠是御史大夫亦方此意命爲將如此

白草風村野豬窩諸羌列傳下

白草者。故石泉降羌也。先是戊寅。丟骨人荒沒舌冠邊。大將軍逐捕諸羌蹤踪。皆至白草。白草及風村野豬窩諸羌。皆詣臺使者王延瞻歸降。於是白草諸羌得朝元日。及長至。萬壽。如漢官儀也。其後乙酉。楊柳冠普安楊柳者。疊溪諸羌也。旁近白草風村及小河木瓜之間。間候者言。吾等耳剽白草日久。聞白草四百人。陰道粟穀察反。粟穀日送奉白草人錢一裸數升。前時縱火燒平夷堡。皆此屬。有狀。是時周嘉謨爲備兵使。乃移御史大夫徐元太。請引兵往擊之。

御史大夫下指揮使步天衢。萬國寧。張可大。使使者捕服視白草。青片。板石。陰事。白草久斷。與梁遁逃於黃頭後之間。謝絕粟穀諸羗。嚴實亡它腸。於是御史大夫檄石泉令。強勉往諭之。而會番牌。唵嘛舌等。亦執甲馬到城歸降。具言歲寨貢黃蠟一斤。賦救糧二斗如故。今請益救糧叁斗。示不復爲羗也。先是成都人劉谷賢。次兒周夏生。陳四。爲南路諸羗所虜略。至是亦歸復。送邊也。當是時。安綿兵使者王言。已懸車去。乃令周嘉謨行安綿事。東備羗。於是萬山保帥六者。柘索等。二百五十九人。歎塞曰。小人實白草諸羗。

卜書同。帥小余保等一百八十八人款塞曰。小人實
風村諸羌。吾等除羌爲民七年于今。今豈以楊柳羌
之故。而一旦爲不軌。以自當將軍之刀鋸也。唯將軍
財察。於是兵使者下龍安守楊邦直。司理朱仲廉。按
驗得壩底堡白草河西風村顛。轉架孫兒掛著殺開。
肉兒掛馬鹿坪。桃桃紅黎相灣。壩底坪。椒園子。龍藏
一十一寨。永平堡。白草河東白草壩。野猪窩。鷺燕溪。
走馬嶺。尅剝嶺。雍村坪。張村。啞浪壩。照隊。太白。白羊
嶺。于松壩。落落坡。石坡。青岡坡。毛坡。射溪溝。一十七
寨。久降羌實亡它腸。而獨坪。大卦。召對。通寧口。四寨。

今竊跡白草事。刻木歃血。願貢賦猶編戶氓也。乃移
都御史。都御史見爲去歲之變。起自德陽木夫李茶
保等盜蜜。遂釀禍而爲今日。此反側子。柰何過聽土
官及通事譯語。而竟許諾乎。乃令兵使者取石泉令
強勉。及指揮步天衢。劉澤遠。張可大。及通事各不扶
同甘結。頃兵使者得甘結。乃率白草諸羌踵門叩頭
軍門。給獨坪四寨白旂幟如初。它皆賞賜花紅。於是
白草諸羌驩聲震天地。指日爲誓。以爲將軍幸哀憐
吾等。待吾等不死。吾等所不如將軍威令。反覆爲叛
者。生死唯將軍。復叩頭流血。至漂杵。謝去。事下大司

馬張佳胤問狀。於是大司馬按御史陳瑄奏。請白草諸羗東南之樞也。形列常山。勢成狐兔。彼一日而起乎松州。則此爲肘腋。此一日而起乎石縣。則彼爲齒唇。舞巧於徂詐。藏毒於蜂蠆。所從來久遠。今以天子之靈。一旦奉貢賦。遂爲編氓。此千載一時也。往御史奏是。上嘉其功。轉遷周嘉謨秩一級。步天衢楊邦直以下皆紀錄。而縣令得賜金錢者。唯強勉一人而已。

讚曰

白草諸羗。在嘉靖時。豈不稱渠率乎。自何將軍卿提

桴鼓以往。而白草亾。不讐服者。厥後降于王中丞。今再降于徐大夫。又皆奉貢賦如編氓也者。異哉。春秋稱德不及焉。則不享其贄。豈無意乎。不然。何其絕之深也。

羅打鼓諸羌列傳

羅打鼓者。茂州諸羌也。旗山白草之間。宣德中常盜邊。上遣大將軍陳懷。蔣貴擊破之。弘治六年。又帥白若諸寨侵邊。是時房驥爲將軍。乃請國門外建東勝菜園。諸墩東備羌。今上元年再入茂州。茂州城門儼戒。道路不通。以何凌霄九絲軍大捷。斬首虜數千級。威耀巴蜀。當是時刁農鷄公諸羌最強。乃畏威率羌人列余之等來降。刁農者韓胡諸羌也。往往道崩土掃水。水溝以爲寇。諸羌聞刁農旣先降。皆項背相望降矣。於是羅打鼓。那竹寨相與謀曰。以刁農猶

歸降。奈何有吾寨乎。而生羌血熱。血書伯什。乃詣茂州。先是龍安同知張安美。下行州事。數爲諸羌約降。於是羅打鼓谷國。日列寨。獨密寨。並接踵而至。乃移于兵使者王維善。事下指揮使田賦問狀。是日召血熱。血書。伯什。庫兒。不巴兒。不庫列。卜路思。卜只。驗問。血熱前叩頭。請曰。熱等有死罪。名姓不足以辱將軍齒頰。唯將軍哀憐。熱等受熱等數十百人降。幸賜入版籍。熱等自是約每歲輸菽麥糧三斗。實無它腸。將軍猶豫未決。於是張茂州復請曰。此古冉駝之國。乃六夷七羌九氐地也。賴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

幸而歸化而不受之以示德。甚失諸羌意。且使諸羌雖當斬。以將軍之威重。不假斧鉞於境外。諸羌亦既皆奉頭鼠竄。將軍其歸御史。御史大夫。於以風四夷。不亦可乎。而會虞懷忠爲御史。王延瞻爲御史大夫。皆謂張茂州議是。是歲也。黃草坪。水磨溝。崖立寨。吉革寨。三溝。大小岐山。亦來歸降。視猶羅打鼓也。於是經歷王誥大會汶保。令李有成。胥和順。卽召諸羌。以次辨詰。而紅卽說。太兒前曰。小人實黃草坪寨。白靴亦前曰。小人實水磨崖立寨。西日巴亦前曰。小人實吉革寨。吾等不知禮義。長嬰大罪。唯將軍哀憐。收入武功錄。

圖藉聽吾等歲輸救麥。視猶羅打鼓也。先是御史大夫羅元楨奏請岐山諸羗。日夕等歸降。於是大司馬方逢時並請于上。許諾。是役也。附藉爲氓者。以慮四百三十五口。威茂諸羗。於是乎我岡我陵矣。

讚曰

余聞之故志曰。汶川以東有屋居。獨豹嶺之西。織毛毼以蔽風雨。殆若穹廬。今遂變而爲夏也。異哉。王大夫之教化入人心也。微而人不自知也。余又聞其下甚寒。嘗入蜀相隱避。習俗漸染不已深乎。不已深乎。不然。羅打鼓。今猶行羌之道也。

楊柳列傳

楊柳者。疊溪諸羌也。番牌財主。兒子至太平堡而會鼓刀屠者。擊牛。番牌乃大喜。索我軍強山牛酒飲。山因飲番牌牛酒。番牌醉飽。旋爲物故。於是楊柳然開番牌。僉卒死。疑山以鵠酒飲番牌。番牌死。是時河東有東路窰溝。大小粟穀。丟骨人荒。沒舌茹兒諸羌。河西有思答歪地。西華。西坡。列柯。王答。甘燕。耳別。乾溝。牛尾。諸羌。最標桀。楊柳乃約其羌衆。直犯金瓶堡。索我堡賞。賜贖番牌死。我堡不與。於是麥兒塞與和尚寨。後先寇普安堡。而指揮豐承業。百戶徐承爵。引武功錄。

兵擊破之。斬首十三級。時萬曆乙酉七月也。其後八月。思答地。粟穀。麻荅。蟬蜉諸寨。再寇金甌堡。而百戶陳克勤。將步兵轉戰爲黑壤所執。劒斬之。是時指揮使吳門臣。張應時。徐佳胤。百戶路上進。嚴承勲。李迎春。張成大。戰金甌東。斬首捕虜三十六級。而介黃焯爲兵使者。赫瀛。陳瑄。蕭清。後先爲部使者。徐元太。爲臺使者。於是案應時失軍狀。先是指揮使田賦稱貸千楊柳葉兒。這得五百金。久弗欲與兒。這每至堡。輒飲兒這酒。兒這久亦怒。乃與其黨。往來關堡間。遂公行殺略。臺使者劾賦。於是平啓爨矣。大司馬張佳胤。

具以其實報上。於是下應時當免官。而令御史遠
田賦問狀。其後西華空地粟穀諸羗圍金瓶。平夷急
我偏將軍朱文達將勇敢士擊破之。斬首三級。其後
九月樹底雙橋西坡牛尾千餘羗寇老虎石。而裨將
王世恩顧承祖王貴劉繼爵合短兵厲擊捷斬首虜
四級。事在御史大夫維遵及給諫大夫王致。此於
是副觀察劉禹謨及黃焯謂諸羗橫暴不當如此耶。
乃大怒髮上指冠。即奏記前御史大夫維遵請得調
天全大渡河兵。以便宜行事。是時耿定力守成都。而
李廷謨爲理。乃調郡縣菽粟芻藁以給軍食。而令土

兵阻泉水崖。爲營作浮橋。時閏九月將盡。乃先將樓船之士數十人。至搭魚背。窺楊柳。楊柳方與牛尾麥兒數百人。張弓弩在河梁。忽樓船卒至。千弩俱發。樓船卒中流矢死者四人。我軍望見樓船卒急。皆挾箆而引。得渡河。並彎弓而報諸羗。諸羗中流矢死者亦四十餘人。捕獲生口二人。梟斬以徇諸羗。居叵何。楊柳又欲引其羗衆寇永太諸堡。禹謨乃與偏將軍劉用光。之垣。及裨將吳文傑。周文禮。王陞。樊啓元。明陽郎紹榮議。議先攻麥兒寨。以分其勢。然後進。泉水崖。楊柳可必禽也。頃兵使者果以田賦。小稅。爵。

豐承業爲將軍。而令土官舍董世臣法從文輔之。是時蕭文壁守茂州。專以轉穀爲務。以故軍中得不乏食。於是應時佯攻麥兒寨。以示楊柳不疑。且日引兵至泉水崖。而會酋長財主兒子出礪房中。所貯青稞麥菽及蜂桶牛羊諸畜產以誘我軍。我軍至寨。秋毫無所取。視礪房澹如也。乃舉燎從上風縱火。火益熾。不可撲滅。延燒土圈礪房二百餘所。煙火相望。我軍用烏銃百子銃火磚噴筒弓弩並擊楊柳。楊柳中流矢死者。亡慮數百人。於是楊柳自相蹂踐。並棄軍走。我軍益乘勝追亡。逐北至後溝雪山。而日已雲莫矣。

乃以火箭傷十餘人。我軍亦輕重傷八人。死傷大相當。旦日兵使者復引兵至新橋堡。度是時楊柳諸殺賊不右走麥兒。則左走牛尾麻荅。勢且欲旦莫保要領不皇也。乃令土官舍坤安溫卜等引步兵三十餘人悉渡河。從道左捕伏。以待諸楊柳。諸楊柳十五人果以詰朝至。於是先鋒張旂幟擊金鼓。諸軍聞金鼓皆從間道起。迎楊柳戰。捕獲楊柳生口二人。弓矢傷七人。于是諸羌皆惴惴焉。頗自知兵在其頸。乃陽欲赤心而事邊吏矣。而兵使者亦帥裨將張繼胤陶克孝。郁崇禮往招諸羌降。於是大小麥兒及白泥石觜

石灰和尚別結牛尾。蘇軾。蘇塔諸羌。背後先奉甲馬而至。且謂裨將曰。將軍幸哀憐吾等。寬假吾等死。舉。吾等誠願歲輸菽糧粟二十石。不然則亦折銀貳錢有貳分。唯疊溪長官可以爲期會。將軍毋復視猶亂民也。事聞。兵使者於是移諸彊吏。歲時唯年例正日賞賜如故。它一切私賞如開門關門及日生酒桶。月計子壘諸浮費。自今咸與刪除。于是焯獨慮諸羌額大羊反覆不可知。欲許。迺上臺使者書。書多不載。其後十月喇麻機又帥其羌衆犯蒲江關。喇麻機者。故松潘所捕獲而復釋免羌也。於是以曹銓爲將軍。

引步兵四百人。朱文達爲將軍。引步兵三百人往備蒲江。而會旦日大風飛沙石擊面。望氣者謂天初寒。當有雪。羌人猶此稍稍欲情歸矣。是時蟬蜩溝諸羌千餘人還目黃沙壩。於是文達軍及銓軍鏖戰。黃土坎直掃蟬蜩巢。斬首一十七級。捕獲生口四人。奪獲馬牛諸畜產。以筭燒毀碕房一百座。其後十二月。又復聚。將邊之垣。劉繼祖。吳文傑。轉鬪捷首四級。其明年正月。窰溝大小二姓諸羌再寇蒲江關。殘敗軍營。於是偏將軍朱文達開關而迎敵。斬首捕虜頗多。石一二月。大將軍李應祥。副觀察使黃焯。謝詔。案

驗諸羗狀。於是得前殺戮我裨將趙世爵。馮盛濟。陳克勤。項成。舒朝江。及我軍商民。祭四元。四百八十餘人者。實東路溝。窯溝。丟骨人荒。西北蜈蚣。龍溪。土官。茹兒。阿孝。惡鬧。王荅。甘燕。戈臘。熱溪。別柘。思荅。地諸羗。前殺戮我許九等。八百二十餘人者。實大小栗穀。北定。玉柱。阿牛。王龍。交合。安貫。烟葱。列柯。歪地。西華。牛尾。鹿卜。石柱。諸羗。它若。次上。漢入。羊思定。鷄公。上。牟泥。下。牟泥。野和尚。亞寨。阿思洞。上泥巴。呷竹。呷二。諸羗。此實熟羗。胡子。川羊。先結。阿讓。臘梅。老虎。此實降羗。柰何。不明玉石。倘一日俱焚。崑岡可乎。於是大

方伯朱孟震大會清軍使史繼宸文學使曹樓武備
使蘇民望議而壹意以武臨之矣當是時止方念
西羌事乃令中貴人張誠於會極門詔大司馬惓
惓以貪功生事匿情養亂爲戒御史大夫旣得詔
惓則益欲戮力攻諸羌而又度松邊寒瘠不產五穀
往往廩食他旁郡它旁郡飛芻輓粟佐軍餉費不可
勝幾以二石而致一石於是上言請餉于關中入滇
南以蜀當轉輸關中年例銀一十萬四百三十五兩
而滇南亦以緬寇之役曾貸蜀二十萬兩故也於是
以羽檄徵勇敢士二千得楊應龍兵七千人西

陽得冉維屏兵五千人。平茶得楊光祖。楊正崇。及王全兵四千五百人。叙馬得羅佃兵七千人。是時國師喇麻亦聚阿牛五寨。丟骨三寨。在裝塘。鐵鑪溝。敢旗鼓相當也。於是總兵郭成爲將軍。軍黃沙壩。遊擊周于德爲將軍。軍鑼鍋嶺。遊擊邊之垣爲將軍。軍蕎壩。腦叅將朱文達爲將軍。軍茨溝。時三月朔也。是後于德出鎮韋。戰裝塘。卻敵捕喇麻灣仲等一十四人。斬首四級。復擊丟骨。攻阿牛。斬首二十三級。後攻人荒寨。先登。斬首一十四級。擊破沒舌。以卻敵先登。斬首二十二級。攻西北寨。先登。捕虜三人。奪獲番婦女三

十口。斬首八十一級。曹希彬攻西北龍溪蜈蚣先登。斬首二十九級。復攻龍溪。卻敵斬首二十五級。奪獲婦女一口。文達攻阿險。還搜諸寨。卻敵斬首十一級。捕虜番女一口。後攻土官茹兒。先登。斬首四級。奪獲邊輪首骨漆器一具。捕獲番女一口。後擊惡關。攻寨溝。迫入。至鷺公雪嶺。斬首四十二級。奪獲番婦五口。郭成攻龍溪大小二羌。先登。斬首四級。還擊蜈蚣。破茹兒。斬首六十八級。獲二八邊之垣。擊破鹿卜寨。以卻敵。斬首二十三級。馬十六蹄。安貫營常從攻阿用。擊卜洞。至玉琢。焚酋長臘臘帳一人。斬首二十級。後

攻東路溝。還搜諸寨。卻改斬首三十級。捕獲酋長王
答兒一人。攻石柱。先登。斬首二十一級。是時惡關歪
頭諸羌皆在下風。請降。獨思答歪地。乾溝諸羌阻河
以西。春水爲險。度我軍僉卒不得渡。乃張旂志。披甲
兵。揚揚策駟馬。往來河梁間。甚自雄也。我軍旣殲厥
河東。凡下名羌二十三寨。斬首四百六十六級。捕虜
男婦四十八人。勇氣益百倍。乃令具竹木溜繩。推擇
習船者。期四月二十六日。夜半。治浮橋。悉引兵西渡
河。已渡。劉繼祖擊思答。大破之。捕獲大酋長黑壤一
人。文達引平茶兵擊列柯。破之。于德引播兵渡歪地。

擊破之。邊之垣攻上下西坡雙橋破之。又攻樹底破之。虜著兒柘一人。還牛尾。因過黑水。往擊。盡破之。獲日者瞎子合兒結二人。郭成國西革寨破之。捕獲川柯一人。又攻乾溝。追北至顧顧寨。擊諸羌大破之。又從攻大小粟穀破之。獲絨柯等四人。追北至白草破之。河西自四月二十七。請數至五月十八。凡下羌一十五寨。斬首三百一十二級。捕虜男婦一百三十二人。自是之後。羌亦稍稍歸降矣。先是楊柳寨捕獲生口白矢結。當繫獄。逃。方公部逐捕。而會白泥和尚。楊柳諸羌復歸降。乃捕得白矢結。及樹底保保兒子。西

坡弱兒結麻荅八柘等來獻。於是大將軍辛寬假諸
羌復叛罪。諸羌益感德思降。於是小姓王荅甘燕風
村獨坪大坵召對通寧亦竊跡白泥事。並後先獻見。
請得比編戶氓。大將軍廼下令。令小姓王荅諸羌能
捕得酋長來獻。而後令邊吏視猶白泥和尚也。於是
比定伍寨獻閭卜惡闌。茹見歪頭獻利兒子。臘臘三
寨獻歸昧。國師六寨獻哈那。人荒沒舌三寨獻著兒
格。王荅九寨獻滅祭。班定哨。大將軍既受諸羌降。乃
令邊吏並瑯瑤諸所獻惡羌數十人。生莖之道旁。曰
後復反者有如此冢。已傳爰書。訊鞫四十八寨。始發

難時。刻石爲誓。石一在廟子溝。一在牛尾寨。卽屬力
士椎碎投于河。諸羗亦曰。所反覆不如將軍令者。有
如此石。於是大方伯劉純文。轉芻茭至軍中。期六月
十二日。三軍並凱歌。班師以歸。御史大夫使使者奏
聞。事下大司馬。移書營郡。以訪誅訥。凡下名羗三十
八寨。斬首捕虜一千七十五級。奪獲馬牛羊二千一
十頭。焚毀碉房一千六百餘所。上嘉其功。稍遷徐
元太爲少司馬。賜大司馬以下金錢幣帛有差。如嘉
靖中。如兒寨。斬指揮使邊輪首。以其骨爲飲。未幾。輪
擊邊之垣。大王父也。至是得歸骸骨。漸雪。越十年之

宜耶。由此觀之。非獨垣孝。輪亦烈士也。

讚曰

語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信哉。是言也。楊柳諸羗。號百二十萬。曩宋大夫王兵至強。乃不殲滅之。何哉。白草之役。大將軍提士卒五千人。竟全軍以沒。此尤未敢與徐司馬道也。嗟乎。宋滄獻輿地圖。而謂松壘險于劒閣瞿塘也。異哉。徐司馬功謀。此可畫麒麟而稱平羗將軍也。

樹底窆撒列傳

樹底窆撒者南路諸羌也。先是楊柳羌麻起桴鼓晝鳴。樹底窆南路之隙。乃帥松坪黑水數百人。日夜砍伐竹木。找架七稍砲。大言吾今以數千騎渡漢。鏖戰漢麻荅三哨。羌漢烏奈我何也。其後又與蜈蚣土官車路窆溝大小粟穀。先結阿讓諸羌屯土官大壩間。椎牛爲盟。聲欲寇歸化北定蒲江關。是歲乙酉閏九月也。其後大小二姓亦治弓矢。及七稍砲十五架。溜索數十有餘。聲欲寇平夷蒲江諸關。是時叅將朱文達乘傳視鎮平堡。步卒方響呼夾道而行。行未至蟬

碑溝而會諸羌人在金瓶背掃冰崖起塘河東西皆
儼戒道路不通文達逗遛不進者數日先是九月我
軍出平夷渡蒲河關遇大小粟穀諸羌轉鬪甚倥傯
我軍遂渡河船湛溺水死者數十人於是我軍舉百
子銃擊諸羌諸羌銃擊死者以百數且日諸羌攻平
夷堡裨將王貴先登斬首二級而麥兒寨亦以是日
渡河矣指揮使豐承業鷹擊捷首二級於是臺御史
維遵帥大將軍李應祥往征其罪而以其事奏上
幸下明詔詔大司馬賜使者兵符得乘傳而至松
潘詔將軍毋生事貪功及匿情養亂唯滅其渠魁

而止。臺使者既得詔書，乃以羽檄徵建武兵二千人。都使城門兵五百人，蠻莊兵四百人，壩底兵一千人，溫卜兵一千六百人，播州楊應龍兵三千人，天全高仲德兵六百人，黎州瞿紹良兵三百人，酉陽冉維屏兵一千人，平茶楊光祖兵一千人。是時上方以徐元太易遵而給諫大夫王致祥乃上書言狀。其大畧曰：唯是樹底諸羌蟻聚黃沙，專以殺略人爲務。我軍轉運千里，暴露連旬，招之不來，攻之不繼，將安所稅駕乎？此臣所爲可虞者一也。而況將軍李應祥，馭建武驕悍之兵，心志不一，當新舊更代之始，威信未

乎。且以二三千之衆。敵七寨之夷。兵將異趣。勇怯異勢。安在其能同心戮力乎。此臣之所爲可虞者二也。且臺使者量移矣。劉禹謨亦已戴罪。是大將在外。讒言居中。勢且畏首尾之不暇。而況新故相推。法令變易。又兵家之所謂臨敵異將乎。此臣之所謂可虞者三也。法曰。一人守險。千人莫過。今自松而東。自茂而西。勢甚桀黠。而我兵多不至三四千人。此其勢不能不藉于土司。永鎮之禍。在數日之內。而播黎之兵。在數月之外。且以我尺籍伍符之衆。尚不能用之以死。而羈縻象胥之民。此素非得拊循士大夫者。寧尚得

而用之乎。此臣之所謂可虞者四也。事下大司馬王
遴問狀。大司馬案驗。福縣楊柳寨。先是指揮田賦。稱
貸楊柳羗。葉兒這得五百金。久弗欲與。兒這每至堡。
賦輒飲兒這酒。兒這久亦怒。乃與其黨公行闖堡。專
以劫掠爲務。始種溝發難時。大將軍張應時提兵往
征之。亡何。羗人奪大將軍輜重於道。此皆養虎貽患
之釁。事聞。幸假應時罪。令討賊。至是。輒覆按重罪。於
是。上復令應時免官。而以田賦屬部使者。逮問。當
是時。故總兵郭成有滇南之役。而給諫大夫念成久
立功。九絲爲羗夷所嚴憚。請赦成罪。令立功。以故成

復得破樹底也。樹底功在楊柳傳。

讚曰

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信哉是言也。南路自破。丟骨人荒。沒舌以來。奉貢賦而稱編氓者。接踵。而又復有樹底之戰。何哉。正德中。永鎮堡失守。厥後何將軍卿修之。爲置堡三。官人主軍五十七人。戍軍二百二十一人。番兵二十人。樹底空撤乎。余第請彊吏守大黃。掃冰。三哨。索橋之間。足邊事矣。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如有味乎。爲蜀西言也。

元壩潘啞商巴石背列傳

漳臘之羗二十九。而元壩潘啞商巴石背。獨與北虜時往來也。先是北虜小王子吉囊。與丞相亦不喇珠不相能。吉囊遂渡黃河。由礐石岩。直擣御寇墩。深爲粟穀屯溝口所患苦。是歲嘉靖十三年也。其後二十九年。寇鎮虜堡。遂留居河西塞下。於是河西始有虜矣。而河西租兒結白利。最桀黠。足以當羗。亡何。羗死其子插幹兒。及傳蚌。並富盛。乃強欲服屬租兒結白利。租兒結白利不從。頃。俺荅念吉囊渡黃河久。乃託爲鐵嶺山有生佛出。因遣其子賓兔往鐵嶺山建寺。

於是盡得插幹兒。及傳蚌馬牛羊。而以傳蚌強租兒結。租兒結強白利。並歲奉貢獻。羣羌虜爲黨。而河西虜患乃益深矣。今上卽位之三年。賓兔乃以射矢。今熟番聲言犯邊。邊吏所以備之者甚嚴。於是賓兔陽爲請其父俺答渡黃河迎佛。乃先使使者十輩假道。因求索茶食。余來爲鐵嶺山佛也。頃俺答至。果令所命寒盼諸羌並獻見。而虜遂得吞食亡厭也。其後已卯夏。賓兔又來寇牟泥寨。包子寺。牟泥寨。包子寺。去松城二十里而近。賓兔動以數十萬騎。蹂踐漢稞麥也。其敢無畏憚類如此。自是之後。元壩潘咂商巴

石觜四寨。閒闌出物。與虜交易。而作兒結虜。遂以二百騎寇介丕壩。先是順義王使大成灣卜窩至八什等。賫篆文圖書。約至迤西觀寺。是時庚寅五月也。其後六月。順義王果以三千騎渡河。至臨沁。聲欲東寇保定撒刺。西犯洮岷。松茂諸邊臨河至松潘。輕騎可八日至也。是時副觀察使來經濟。備松潘兵。李丁。備西寧兵。西寧復偵知一克黃台吉亦既渡河。乃並以其事請于臺使者李尚思。臺使者見爲漳臘之外。卽屬熟番。而況其下草茂道平。胡馬從此跳驅。可抵海套。若不蚤爲之所。後將何及。於是以羽檄徵天全六

番播州兵得六千人。乃召川南叅知使武尚耕。川東叅知使丁此呂。叙瀘叅知使李士達。既授事。監軍而以萬肇爲將軍。軍漳臘。郭成爲將軍。軍松林。邊之垣爲將軍。軍西寧。于時主計者。仰穀成都。成都飛芻輓粟殷殷不絕也。於是部使者李化龍亦上書言狀。其畧曰。唯是松潘乃全蜀之門庭也。臣案輿地。由松潘而北。則爲漳臘。漳臘之頂。北可望洮岷。西北可望莽捏。以松潘而視西虜。僅有此山以爲之間耳。其中險阻高峻。盡屬土番。歲時漢第以撫賞羈縻之。因欲爲吾地。奈何武備不亟備乎。是時給諫大夫張應登臺。

臣牛應元亦上書。書皆多不載。事下大司馬王。一黜方奉宣。詔書而扯力克則已還歸海上矣。獨火落赤尚伏捏工川如故。然而時去時來。乍降乍叛。此自犬羊。恐河西將士。目今牛馬將不得放散也。

讚曰

史稱西夷冉驪白馬最大。今猶然乎。以余而觀松潘事。其憂不在西羌。而在羌與虜合也。武廟末。虜騎闌入松塞。太原王恭襄公。方在大司馬。乃不麾之使去。何哉。延引至今。使西寧得以供佛。近在洮河黑水間。馬牛氛埃。且暮而及也。善乎。何將軍之

言曰。番茶凋落。則操羯憑陵。松茂侵尋。則成都塵倣。
余每誦之。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

建昌桐槽黑骨諸夷列傳

伍咀咱者。建昌諸土酋也。先是父逆止弑土婦鳳氏。兵連禍結。患苦蜀邊吏。以故咀咱敢于慄桀。不奉長官瞿紹良約束。乃與土舍安守等。竊據鹽井衛屯。安守者。亦建昌土酋也。專爲不軌。常僭號稱王。鳳氏之後。守實主之。日夜與逆止。伍咀咱。阿巧。馬米粒。阿乃。菊都等。謀奪鳳氏土田。至千餘頃。遂帥麻科諸羌土千餘人。並樹黃幟。鼓吹。白晝公行東街姜坡道中。乘風縱火。燒房屋。殺我軍宋泗高仲魁等千餘人。畧軍妻趙氏等百餘人。奪馬牛羊亡筭。於是百戶梅枝椿。

乃以其事請有司逮問安守咀咱益負固不出於是
裨將劉天俸調安四兒至建昌城中當是時越僞衛
黑骨夷猓阿弓凹溪咱等最號獷悍先是隆慶末印
部長官嶺栢物故安沙氏與舍目阿祭通因竊負其
印奔已沙氏故印遂爲祭有已祭亦因故而祭子嶺
鳳起復依據其印自立於廣洪瓦布寨是時栢子應
昇猶沈湎於酒乎諸部夷窺昇中酒乃陰圖之而應
昇亦故於是彌弓凹溪咱遂與桐槽王大咱等聚黨
三千人數寇盜邊大孤山尤甚殺把總余興國等三
十餘人畧步卒劉自然等一百三十六人益舉火延

燒軍舍。執諸行人盡瑯璫其頸。諸行人畏夷酋如虎。道路不通。是歲萬曆丙戌也。其後安四兒復縱其黨大老虎等百餘人。橫行河西。殺略蕭海毛珠等數十人。而伍咀咱安守。亦以是時復聚麻科諸羌千餘人。入建鹽打冲河。燒絕津梁。奪沙坪堡糗糧數十石而去。而王大咀亦復與阿弓等寇小相。瀘沽峽漫高山之間。殺千戶丁應時。兵勇朱朝用等數十人。略指揮使徐孝忠。於是臺使者徐元太。部使者陳瑄。乃以前副觀察使孟學易議。請得發兵往正其罪。於是大將軍李應祥與偏將軍朱文達。邊之垣。王之翰。滕光國。

分道而出。而請副觀察周光鎬。參知使李士達。同知陳忠。贊畫唐允恭。通判丘一奇。並經紀其事。乃先令百戶張光啓。送奉令旗至軍門。期以十二月初六日出師。先建昌而後邛越。所不如法者斬。是日也。諸土酋先以二千人。待於河上。我兵行至朋土坎。可。可。望見酋勢盛。輒舉烏銃百子銃。銃聲震天地。自日出至哺。時與酋接戰。酋銳氣始惰。於是我兵縱左右翼圍諸酋。諸酋自度戰不能與漢兵。乃數千人潰漢圍。遁走樟木箐。我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一百五十六級。生口凡七十五。酋馬四十餘。自是之後。

偏將朱文達攻磨旗山。卻敵斬首二十四級。復擊太毛山。牛山。朋土坎。攻巢。先登。斬首八級。攻樟木箐。可。可。旬。先登。奪獲生口三人。斬首九級。都閭宰調元擊大灣。先登。斬首九級。復攻青山嘴。架巴村。卻敵。斬首一十三級。遊擊邊之垣。擊破王天咱。以卻敵。先登。斬首一十一級。奪獲牛豕六十餘。燒毀夷房一百餘所。復擊河西。先登。捕獲生口一人。斬首二十三級。後攻熱水寨。卻馬賊。斬首二級。攻伍咀咱。先登。斬首三級。是時十二月已盡也。而伍咀咱窺月正元日有隙。乃逋遁走西溪。依安守等二千人。馬數百騎。公行殺略。

先是大將軍懸爵賞募府以勵士卒。於是指揮使張輔周等度地形得山箐。後通道涼山科州。乃使張垣提重兵守半站橋。以阻諸酋往來。垣望見伍咀咱安守志氣揚揚騎馬而來。下短兵鏖戰。自晡時至旦日日出。賊始敗走。斬首一十七級。獲生口一人。奪馬五十七騎。於是文達等追亡逐北至阿囉哩。大破之。獲生口二人。斬首一十六級。獲馬十五騎。復追亡至囉哆箐。青白崖。大河灣。破之。斬首六十三級。俘獲婦人三口。奪馬牛羸五十有七。我兵陣亡二人。重輕傷二十三人。是時土官瞿紹良等偵殺賊猶在阿囉哩。拖

卜。凹郎山。木拖。魚水諸巢間。乃乘勝大搜。於是紹良等先後劒斬。吽咱諸酋首七十三級。俘獲四十五口。奪諸酋被虜男婦一十三口。陶斐等斬首八十三級。俘獲七十三口。奪被虜男婦一十一口。王巽等捕獲大老虎。必他諸酋三十六人。俘獲二十七口。奪獲被虜四人。田中科等斬哪察諸酋首二十一級。俘一十七口。奪被虜二人。又斬阿那首三十二級。亡何臺御史御史。以羽檄諭諸酋降。降者給白旂。示不爲亂民也。於是苗坎溪龍諸村夷。詣偏將軍徐紹文。麻邦瀘沽諸村夷。詣偏將軍張世爵。亡虜三百人。皆款塞請

降。當是時，麻科諸羌方縱火燒紙房堡。平川驛我兵擊破阿七白水諸溝，俘斬甚衆。於是把卜寨番罽惹加柘等亦款塞，請曰：「前日之事，實惡番些伍所爲，殊無道。今吾等小人願獻些伍，唯將軍生葬于紙房堡道旁，誓不復有它腸。」遜吏許諾。於是諸羌來降者大率以千餘數。于時主計者及贊畫陳忠請曰：「以余所聞，伍咀咱及安守尚依樟木麻柳魚水以爲險。樟木麻柳可通西番，虛郎熱水雲南魚水可通科州烏蒙馬湖會川，縱橫數百里間。若不先據其險，我師難以卒應。今以遊擊克之，爲將軍軍高山堡，以備西番。」

叅將朱文達爲將軍。軍別溝以備虛郎。都閫宰調元爲將軍。以備科州。網羅旣密。旂鼓相望。然後議虛白木及木拖。虛白木者。伍咀咱之女兒也。木拖者。安守之所時往來也。度二酋勢窘急。必奉頭鼠竄於其間。於是以王言爲將軍。備虛白木。田中科爲將軍。備木拖。中科旣授事。則使使者持節招土舍安文至軍門。風文歸降。文果降。獨安守羣輩數百人。猶標桀不從。我師度是夜。安守必從山後遁走。皆革山待守。守至夜半。城頭鼓發。鷄鳴矣。且日日出。始至。我師矢發如雨。得安守陳光華。脚騰阿什等五十一人。腰斬于陣。

以狗鹵獲馬。牛刀劔弓矢亡筭。於是列別溝諸羌聞風皆股栗。乃帥火頭阿都等款塞。自言前日搶略實惡番甲體佐媽遮欲兒別紐罵拍卜兒知五人爲渠率。今俱在。願生獻將軍。唯將軍加斧鉞。吾等請降。得比編戶氓也。將軍許諾。諸羌結離而至者一千餘人。是後虛郎諸羌降者亦四百餘人。於是伍咀咱勢亦窘困。果逋遁橙村小荒溝。聲欲走普濟州。盧白木畏將軍法嚴。不敢舍匿。乃以事告王言。言提重兵至橙村。擊破之。生獲伍咀咱等三人。諸酋盡走祿馬黑龍諸山。我師搜祿馬山。斬首四十級。俘獲生口一十有

六。搜分水嶺。斬首五級。俘獲生口三人。是時武舉尚
朝選。以効首虜。渡瀘。大風忽從中起。湛船。朝選遂水
死。而安四兒等猶倔強乎。其後將軍朱文達跡安四
兒。安四兒已出城郭。我師追殺。斬首三十級。獲生口
二人。俘獲十三人。奪馬牛弓矢亡筭。我師勇氣益百
倍。乘勝逐北。至後山。捕獲安四兒等三人。劒斬之。於
是移師桐槽黑骨。問諸印部平。將軍朱文達。邊之垣
戎禮波樂。破之。斬首十五級。俘獲十五人。又烏曲。破
之。斬首十三級。俘獲十七口。奪馬十餘騎。又黑骨相
嶺。斬首六級。獲生口舍咱。奪被虜一口。攻桐槽。孺古。

爛田壩老虎寨斬首虜三十八級俘獲八口輕重傷
九人奪弓矢刀槍三箒攻石蘿箐斬張保首一級攻
阿如喇噴寨斬首四十一級俘獲一十三口陣亡二
人重輕傷五人復攻禮波樂沈渣後山紅廟載馬箐
諸寨斬首六十七級俘獲二十六人是時王大咱述
匿普雄土官瞿紹良從涼山偵之跡且至阿六執大
咱戮之取首級以徇將軍曹銓復搜哪普鐵橋斬首
四十級獲生口二十人俘獲一百二十五人燒毀酋
房一百九十餘所先是黑骨夷阿弓及凹溪咱脚咪
阿窩等公行相嶺相嶺道路不通是時建昌桐槽既

盡破。獨存黑骨。大將軍辛周。乃設伏大孤山。待弓。弓果以是時至。我師從間追起。鏖戰如自天而下。阿弓敗。生獲阿弓等八人。斬米粒土老首二級。它皆奔走。小臘梅寨。我師行捕。斬首一十三級。俘獲一口。復捕南箐。生獲書卜等九口。斬首七十三級。俘獲九十九人。燒燬寨房一百六十有餘。奪弓矢刀槍馬牛羊亡筭。是時印部印久爲嶺鳳起所竊。據於是都御史使使者薄責。緩及急。鳳起僉卒送奉印信。唯恐後。請大將軍第寬假其死罪。於是指揮使徐韶文知渠率雖誅。殺賊猶存。乃提重兵直走廣洪瓦布。

諸寨捕擢拍鬍子結友舍他。斬之。它首虜六十四級。俘獲二十人。是役也。賴陛下之靈。諸公卿碩畫。請數自丙戌十二月初六。至明年七月二十八日。大率斬首虜凡二千八十六級。奪獲被虜男婦五十有餘。羗夷降者三千餘人。鹵獲器械一千九百有餘。馬牛羊豕六百一十有餘。燒燬夷房一千五百餘所。師旣班都御史。御史以其狀聞。下大司馬王一鶚問狀。於是以大老必它等梟斬建越市。賜大司馬以下爵賞有差。始建昌桐槽發難時。並僭竊名號。安守以金龍護頂王大咱以銀龍獲頂。安守所佩刀曰五道聯陳。

光華所佩刀曰梅花聯冠蓋擬王侯。今如何哉。

讚曰

泮河作壑乎。漢所謂西南夷也。慄慄故已甚。今尚如是如是。余又聞瀘水多烟瘴。夏秋不可渡。渡輒能殺人。孔明竟以五月而渡。壯哉。建越幸大捷。自冬徂秋。大將軍之刀鋸日敝。儻方孔明而興者乎。余獨慮。寧羅鐵口之夷強。今未滅。它日西三邊有患。豈此間耶。然余不敢道也。

臧乃列傳

臧乃者。邛部屬夷也。萬曆初。常僭號稱王。殺略榮丁。輒因諸村。沐川長官安氏以其狀。聞事下大司馬。各部使者議。以何。臧乃復與土夷相仇殺。陰圖建昌。於是部使者孫代上書。屬御史中丞會省。吾得正其罪。而會有九絲之役。議寢。乃建六堡。而以官兵一千二百人戍守之。自是之後。建昌夷伍咀咱。桐槽夷王大咱。黑骨夷阿弓。羣輩謀不軌。至城門儆戒。道路不通。是時徐元太爲都御史。李應祥爲總兵。上幸賜弓矢。得專征伐。先後並殄滅。頃失將軍引兵擊臧乃。

先是督書司理吳時泰奏記曰。沐川北有西姑擺氣
伯秧哥之巢。東有牛它卯包威咱之穴。而臚乃酋長
撒假寨。於安興親外兄翁相得甚驩。要之依水海以
爲險耳。余案輿地。其間由回龍岡。雪山。可直走黑沱。
由鳴龍洞。兩河口。大河壩。可直走涼山。又由大河壩。
可直走賴因。龍眼岡。涼山。又可直走新廠岡。回用武
之地也。唯是臚乃氣拍。日夜與雷坡楊九乍之屬。虔
劉我人民無算。以秦有採木之役。常往來烏蒙。尚索
銀三百八十兩。名爲買路。它何可勝言哉。今誠欲征
之。計莫若引兵屯兩河口。以沐川土舍夷遵制。平夷

土舍王光恩王受宗兵三千由回龍岡攻其北非然則由謝家營攻其東非然則由木瓜太涼山攻其東南以余視滅賊乃始猶射隼耳於是都御史可其議顧恐建越之兵道遠於夾攻不便乃下兵備使鄭東昇問狀是時安興楊九乍已款塞歸降而賊乃與氣拍秧哥西姑擺尚公行兩河口道中略沙匡人李永政張正東等數十人而去而兵備使由此決意大征矣於是以守備使劉繼祖爲將軍軍雷洞坪指揮使尹從壽爲將軍軍黑沱呂崇舟爲將軍軍木瓜都閭使李獻忠爲將軍軍雷洞黑沱間然後下令兗建昌

而後及越雋及馬湖所不如今者將軍得以軍法從事居亡幾何獻忠乃令總旂胡祿引兵屯大赤口夷俾因款塞請降詐胡祿下山語語未及卒諸夷俾輒飛矢射祿祿遂中流矢死已李獻忠劉繼祖尹從壽亦被執夷俾於是據小羊腸殺我兵丁淑賢等數千人略我轉輸輜重是歲丁亥也都御史徐元本御史陳瑄及給諫大夫顧九思並上書案大赤口失律狀下大司馬王一鶚驗問建昌事未竣而獻忠先以孤軍深入虎穴則監軍鄭東昇贊畫吳時泰於是乎議者四面至矣其後給諫大夫張養蒙復案都御史徐

元太太乃請告乞歸骸骨。上不從。詔大往正其罪。於是分馬湖軍三哨。而以偏將郭成、朱文達、郝閻、萬葵將之。分中鎮軍爲三哨。而以遊擊周于德守備。滕光國將之。分建昌軍爲三哨。而以都閫邊之垣宰調元守備。王之翰、楊師旦將之。是時監軍則兵備使李士達、副觀察使武尚耕、周光鎬、紀功則叅知使張孫繩、轉餉則叅知政周嘉謨。而何倬亦已爲御史大夫矣。先是南給諫大夫徐桓上書言：「臚乃三面皆夷。而獨以一面與中國通。地里遼闊，山川險箐。而其下又瘴厲盛行。我兵水行則波濤，陸行則崎嶇。轉餉者

幾以數石而致一石。而況所謂兵皆上兵。乃以克攻夷竊。恐禍生不測。變起倖卒。計莫若檄示賊。乃許生獻渠率。它皆一切赦除。咸與自新。上幸念主計者業已有端緒。詔大司馬征賊乃急。大將軍赤白囊一日至十餘發。於是馬湖哨捕獲生口一百五十四口。斬阿拍等首一千六十二級。俘獲六百五十二人。奪獲被虜二百六十七口。中鎮哨捕獲生口五人。斬白祿等首二百一級。俘獲四十七口。奪獲被虜三十四人。建昌哨捕獲生口三十二人。斬首二百四十一級。俘獲三十一人。奪獲被虜三十三人。它夷獯皆畏。

威歸降夷俗降者必指天日爲誓於是馬路郭成營得降者一千六百三十四人中路周于德營得降者六百有四人歸我田土大率六百七十五里每歲請貢獻馬匹氈蠟皆送奉金錢到邊代貢而大方伯

彭富副觀察使李士達武尚耕亦傳渠魁撒假首阿瓦首至御史所而以生口阿什咱安興西姑擺阿咱安勉等二十六人瑯璫園土中竣詔書下然後梟斬馬湖市以徇是役也賴陛下之靈諸公卿之力請數自丁亥十一月二十三至明年五月二十日大率斬首一千八百六十三級俘獲七百五十六口奪

獲被虜男婦三百二十人。是時御史中丞徐元太以徐桓議乃上書請嚴核首虜。母令蹈滇南故事。於是下御史案驗如例。然後賜元太服俸視二品。李應祥遷秩一級。金錢幣帛有差。李世橐周元鎬武尚耕皆遷秩一級。朱文達邊之垣萬世德萬肇宰調元遷秩二級。郭成復故職。耿定力蔣基等皆賜金錢有差。是後御史何倬請善後十六事。陳效請六事。事多不載。上幸從其策。獨於馬湖建屏山縣尤稱善事也。

讚曰

善哉乎御史劉寅請兵憲于建昌也。彼乃乘瀘水烟瘴疑懼我邊吏乃得以猖狂于其間乎。余聞我眉至建昌乃司馬相如開越雋時所鑿青衣道也。嘉靖中兵憲富好禮請通道。通道誠可防相嶺。良是良是。至若中鎮西寧水池延袤五六百里可耕牧樵蘇如以爲屯且守歲可省邊餉萬萬也。信然哉。

土吏馬邦聘馬應龍列傳

馬邦聘石硅土舍也。癸巳歲，覃氏行宣撫事，聘殊不利。乃欲謀奪其印，因交驩馬斗斛馬斗霖等，黨類漸增，慄悍日著。久之，斛乃帥其犬子千乘寄賦於漢藉覃，因禁阻之。斛與聘由此怨覃，入骨髓。遂帥黨千餘人，皆持關器圍覃。乘風縱火，焚燒公舍及馬岱等屋居八十餘所。是時風大火益熾，居民皆奔騰走。譚延宗等赴火焚死者凡二百人。斛乘勝殺子女馬瓊英及士民秦邦用等一百八十三人。略女弟黎守志等二百餘人，鹵金銀什物亡筭。計欲殄滅覃，無遺類而

會羅網壩土人譚彥德黃正吏譚大本亦效千乘入漢藉竟殺冉金山等而去。以何鄭太守以檄招歸而彥德益肆馮陵乃略桂陽溪秦啓秦加祿等橐中裝鹵獲男婦王氏等數十人殺秦詔馬邦倍等七十餘人而是時馬斗霖亦依阻後鄉石界漢以叛乃使王良臣馬邦洪殺汪明瑞等數人先是漢人卽兆杜父龍仁爵爲主謀謀欲設關堡於譚大王父墳墓前以損風水覃乃以書請於上上大略言臣自從征疊茂擊破大雪山斬首捕虜凡一十級兩臺不以臣女流污穢不足採乃幸而賜之獎曰紀律嚴明衝鋒第一

此土婦中之特出者也。今奈何邦聘無故而過虔劉我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抑何累累然也。臣請比先年楚金洞舍覃碧謀篡事。願以聘等就吏。時甲午冬也。明年大司馬咨兩臺詔獄。斛乃以千乘詣公庭。請得執渠魁覃氏以獻。事屬所司議。而會播茵楊應龍發難。天子方遣左司馬邢玠往正其罪。斗斛恐大兵先播州而及石砫也。卽與應龍結連。乃欲相扇而起。於是使其子千駟提向永葵兵。殺馬邦資等百餘人。鹵男婦二百餘人。已復乘勝擊永寧堡。殺我官兵五十七人。先是臺御史徐元太議欲征伐。以建昌馬湖

之變而止。是時譚希思爲臺御史，王慎德爲御史，乃使使者收捕斛，斛竟殺馬一捷，執使者，割耳以示衆。其爲鴛鴦類如此。居亾何？鄧人馬一化，敬使馬之一伏。闕下陳情，覃乃聞之，卽以丁成橘等百餘人捕伏道左，強奪其書，弗欲往。於是一化復以書奏。一化者，邦聘侄也。始斗斛及覃氏，常殺化叔父馬廷祀。嬌郎田土邑屋多爲所奪，化與斗斛固所謂不共戴天者也。

馬應龍，黎州土舍也。常以爭襲訟於縣官，不可得，乃聚四十八寨番夷，直擣文武堡，還繞大田李村漢源。

之間殺略人民及畜產亡筭。於是大渡河千戶所請於總戎劉承嗣。幸爲所告兩臺。亟發兵備黎。是時譚希思爲臺御史。王慎德爲御史。乃以寧越守備吳文傑提兵備黎城。時甲午嘉平月也。明年春果擁衆逼城下。聲言必欲得印而後退。於是副使徐桓僉事范守已並以赤白囊告黎急。臺使者卽使指揮宰銓以檄往諭之。且日應龍始至大田壩爲營。然口順而心逆。實慄悍也。有頃我兵鷹擊殊疾力。應龍則已遂遂逃去矣。使者捕伏視聲息。隱隱還松坪故巢。劒及於轅門之外。亡從施也。部使者見爲應龍遁匿過深。恐

伏不可測。乃上書請加吳文傑秩。備黎雅而以指揮使吳鼎臣備寧越也。

讚曰

余考石硅。自上世以來。貢獻不乏絕。可謂至順。單氏以婦人女子。提兵破大雪山。此尤有木蘭將軍之風。乃獨與土吏常互爲殺略。何哉。黎雅四面皆羗。應龍一反唇。輒聚四十八寨而起也。兩臺深爲武備計。率有味乎其言也。

土婦奢世統奢世續列傳

奢世統者效忠繼室也。先是忠爲永寧宣撫使。常受室于安國亨。母祿氏女曰阿節。旣室。名曰世胤。生崇禮。頃胤死。妻統。統亦祿氏養女也。食水腦。母嗣祿氏。又有養女曰舖罵。忠亦買爲箕箒妾矣。易其名曰世續。續生崇周。及羅哥。食落紅。庚辰中。崇禮不幸。逢霧露死。崇周當請冠帶嗣。而會前總戎劉顯。以世續請矣。是時效忠有弟曰沙卜。久與世統通。因欲贅丘嫂。得行永寧事。亡何。永寧屬世續。統乃怒。卽與夷目胡遷喬。以翁者段安三。及漢目袁初等。攻世續。破之。焚

其公館略司帑而去。於是世續出居永寧衛。二孤寄鎮雄。統乃疑續走白沙所。乃挾逼其軍屯。欲出續而分守使萬一貫。卽請於部使者宋仕。適總戎郭成有赤水之役。乃以指揮使禹嘉績。郭天心往。禹績旣至古蘭州。古蘭州卽落紅也。新爲世統所據。以故問沙卜於統。統乃與沙卜者改議。詳爲召續入寨。遂執續。縛天心。是時郭成及叅將馬呈文亦擁兵數千人入落紅。託言詔獄。旌旂輿馬甚都。而沙卜負矢石郊迎。成成乃欲兵之。沙卜遂反唇相格。竟殺我裨將黃希忠。王惟鎮。朱秉。吳應登。語在宋仕疏。自是之後。郭成

亦上書言兩臺劾奏臣誠是統常以金銀四十八萬
賄赤水白沙諸衛所及烏撒諸郡並皆申請而亦以
千金饋臣臣附同知高文全封府庫臣實惡其人喜
行姦乃出不意欲擣其巢散其金錢其後統果以金
閼匿於沙卜私室而獨恨未能執統耳請比安國亨
安智事以捕吳鶴駕得寢因欲治沙卜上乃怒郭
成妄行瀆擾竟免官於是蜀都御史孫光祜貴陽都
御史劉庠大會副觀察使史繼宸僉事使李士達謝
詔胡宥議議二土婦并皆賜冠帶食水腦落紅落紅
則請以指揮使一人鎮之而以印屬崇周崇周幼以

衣巾稱博士弟子。稍長。然後請嗣。沙卜皆寬假其罪。令退居撒魁如初。上可之。是歲萬曆甲申也。于時以指揮張懷義往。從以識字一人。家丁二人。牢銃鼓吹手二十五人。統及沙卜不從也。懷義不得往。統乃使使者嚴世才。送奉白金三千兩。黃金二百兩。錦繡一百純。往水西安國亭乞兵。而世續亦使使者胡卿送奉幼子崇周。往播州楊應龍乞兵。它金銀錦繡物稱是。於是統以沙卜者改引兵一萬人。自麻線堡清水哨。過張旗落澗。落郎諸屯。直走效忠故宅。而會世續伏兵起。疾鬪。殺略相當。我緣邊將使使者譙讓沙

卜沙卜曰。我來爲報內里之役。世續常執酋長李倫。李仁繫獄。竟殺死。亡何。水西柯阿個提二十二營兵。助沙卜。沙卜遂擊蔡家龍山。及清水河。洛澗。三岔河。新集。破之多。所殺略。鞭指揮陳忠道屍。因執世續。奪其印而去。已略謝于用。陳明現等五十五戶。殺三人。鹵男婦謝玉安等二十八人。畜產什物亡筭。而世續亦以阿灼分兒。傅廷鑾。彭受等。擊鷄里。蜡羊箐。杉木河諸寨。斬捕彭世華。楊九兒。先是世續恐鷄里難下。乃使者紙說其酋長阿烏租。阿歌。阿體等。以爲播兵。且至。請監門勿閉關。久之。乃合楊應龍。流酋王建業。

等萬餘人縱火燒緝麻李博崖孔水南二壩亭直擊破姚家垠七十餘寨殺羅漢耀五百五十六人。鹵男婦李仁等五百三十九人畜產什物亡筭。於是馬呈文以檄招降曰願降者給免死旗復今年租稅然統衆漸有欲歸者矣時乙酉二月也二酋婦皆陳兵赤水衛於是都御史舒應龍使使者楊文煥段可續曉諭沙卜者改因移蜀都御史徐元太並薄責安國亨楊應龍急令散兵當是時兩酋所親信于世統則楊宗仕胡遷喬蘇朝東嚴世才陳汝才羅滿受何四兒王紹表周狗兒羅富于世續則余耀胡嘉勝何朝鑾

傳廷鑒分兒重兒會備兵畢節者吏王文炳得其主
名以請乃下令兩酋婦一切捕鞠是日獻所鹵男婦
一百有九口牛馬四十四頭事聞下大司馬問狀

先是蜀都御史雒遵御史赫瀛令叅將馬呈文讓張
懷義急乃以土同知王以儉漢經歷朱體乾往風沙
卜沙卜不從兩人皆坐法儉免乾罰俸沙卜令統衆
言欲以印屬漢吏也體乾竟請予告去官而會思
思尚爲主文矣紿世續惡呈文欲助世統於是崇明
上書劾奏呈文陰阻懷義不坐鎮致臣母世續坐困
城中夷羿失業語在崇周疏是時詔書問阻撓事

至儀會南昌人陳瑄爲御史行部至叙州案思尚主
文狀繫獄而司理任梓乃請數自懷義十二年三
月初六至十四年六月盡稟食縣官凡四百有四兩貳
錢貳分及使土吏王以儉漢吏黃朝立復諭沙卜沙
卜猶用關防如故以爲我曩請以印屬漢吏而以崇
周詣統所長養而後懷義得入鎮今果如何哉亡何
統使羿子陳海等送奉金錢二百餽義今義無往皆
有狀義罪當案治於是都御史徐元太御史何倬屬
叅政使周嘉謨僉事使鄭東昇復以屬任梓及叙州
同知袁世南瀘州守石元麟坐九棘訊獄以爲沙卜

奢世續。皆輕重罰斤。沒張懷義。減一百五十兩。兩土婦冠帶如初。而以叅將一人鎮撫之。異日者。崇周視事。請罷田撫官。著爲令。而叅議使李學易。以爲宜以大義折其姦謀。於是復使使者黃朝立。逮捕世統。世統以沙卜言不出。令胡遷喬。何四兒等。請以印封貯。必不從鎮撫事。使者獨逮世續。至普黑摩泥所。偕張懷義覆案。以爲殺周七兒等。實沙卜。請以沙卜抵罪。而會沙卜等遁逃。不可得。乃當世續金一百五十兩。黜王以儉衣冠。令行鎮撫事。得立功。叅將議遂寢印。竟屬崇周也。居二三年庚寅。上有詔。詔崇周就彼。

襲授祖職。是歲妻烏蒙女素賒。而會有疊茂之役。崇
周薦擊于大雪山。得捷。其後乙未。楊應龍發難。周復
提兵往。沙卜乃乘隙帥播黨蘇朝東。李思慶。羅富。爲
先鋒。而微使張洪。楊炳。捕伏於間道。鏖周。周殊疾力
戰。斬首捕虜凡二十八級。追逐沙卜至河上。卜乃死。
卜有子曰白僕。卽好謂統曰。奈何與周猶共戴天平。
於是略世續金六十七萬。並抵於貴陽。已日夜與
胡遷喬。楊宗仕輩。專以殺周爲計。計乃使白春芳。以
蠱飲周。周亦死。會賒有身。而以續視宣撫事如初。統
益妬之。察白撒諸生梁宗遠。其人有籌策。乃以夷女

阿委送奉爲妾。執箕箒。請爲主謀。而白僕乃告曰。世續今老矣。不能爲也。卽冒奢。改名崇翰。崇林。崇義。而以請於臺御史譚希思。林喬相。是時軍人夏大賓。夏國卿等。皆樂爲左驗。而兩臺乃知其爲詐也。謂漸不可長。屬所司問狀。世續因奏於上曰。臣不天。效忠卽世。兩妾不相能。子少民疑。臣以老寡婦居其間。始爲沙卜所傾。今白僕再世而再危我也。請以白春芳等就吏贖。兒死。事方下。大司馬石星議。而君子曰。崇周殺沙卜。白僕試崇周。天道於是乎好還矣。

讚曰

春秋傳不云乎。並后匹嫡。亂之本也。始效忠初時。以橐中裝遺統。以公館居續。母乃續有丈夫子乎。續如不借黨播酋。則沙卜安奈大義哉。名不正。則言不順。余獨謂續與統並名。忠非是。嘉耦曰妃。怨耦曰仇。然則續與統。豈不忠仇乎哉。故曰。北鷄之晨。惟家之索。皆非虛語也。

叛兵范大龍列傳

范大龍東粵人。隆慶壬午。臺御史曾省吾請增
建武營兵四千人。而以總戎一人守備。一人備兵。使
一人臨之。頃以臺御史張士佩議罷備兵使。於是三
軍亦驕悍。白晝大都之中。奪人金錢酒食。甚至虐人
子女。不可繩以軍法。久之。總戎沈思孝到官管事。會
中軍傅朝政微告以戍卒舒勝海田牯牛。謝時賓等
十五人扞文罔法。當治。孝即使使者逮捕鞠問。因榜
笞之。枷楔營中。已廉把總范國興以下卑戾最較著
者。盡罷斥凡七十人。而屬王賓等補之。王賓等。孝所

携以從軍者也。而國興卽與范大龍羅春等謀曰。奈何罷斥我衆。而以私從者乎。乃令春等各持戎兵。夜半直走公館。殺總戎賴左右救。僅被傷得不死。於是索公子沈弘猷不可得。乃執蒼頭沈福。劔斬之。因縱火焚燒公署。及勅書令牌。乃略其橐中裝而去。時甲申除夕也。而左右者猶不得主名。旦日營官周尺。及守備李繼先。告於分守使王鳳竹。兵備使周嘉謨。因上變臺。使者雒遵。部使者赫瀛。是日守巡使並馳營中。乃使指揮劉繼祖。千戶孔憲卿。送奉旂牌到營。因曉譬諸軍。令其縛渠魁以獻。而是時諸軍先已畢。

屯演武塲矣。初，思孝至時，臺使者常戒以優恤軍士，又著爲令。今月給軍餉，以初五日爲期會。及建武發難，諸軍稱思孝科歛餽遺不容口。臺使者益譙讓思孝甚，因劾奏其事。上有詔，亦言總兵不行撫恤，軍士科害激變，下兩臺逮問。頃，部使者亦以奏至。詔相機處置。是時，上幸念建武事不置，臺使者復以書敬紓宸念，詔上緊處置，停當具奏。其後給諫劉尚志請論如法。上從大司馬張學顏議，幸有詔，寬假脅從者罪，以爲首亂者不過數人，令兩臺察主名逮治，而部使者微意大都以曩時黃中何勉事爲

覆轍有如一。日不可知。諸軍久合。都蠻而起。我疆吏
過督彼。彼不南走雲貴。則東走荆楚。殊未可量也。於
是以叅將馬呈文。提二千人爲軍。軍建武。以守備邊
之垣。提五百人爲一軍。軍嘉定。皆阻絕奔逸道。然後
守巡使使都護周于德。指揮樊啓元。布告。詔書待
脅從者以不死。諸軍皆自言有死罪。不可赦。今及此
死而復生。叩頭請曰。疇昔之事。實發自夜不收一營。
營中范國興爲主謀也。是時窺左足而應興者。范大
龍。及宜賓人李德。慶符人羅春。楚人蕭榮。張會。吳人
王宗元。馬湖人王相。永寧人楊伏才。巫山人王明。琪。

人良才。山東人王龍如是而止。於是一軍並鼓噪圍營。斬范大龍首一級。捕獲李德等生口十人。檻車傳軍門。而國興乃頓足歎曰。嗟乎已矣。勢及我矣。不可爲矣。阿國興與其死刀鋸。孰若自死。乃舉火焚營室。竟自縊而死。死矣。是日兩臺大會。方伯魏體明。朱孟震。觀察使趙睿。副觀察使史繼宸。僉事使謝紹。都護蘇民望。僉書程世文。鞠獄。卽梟斬李德等。建武市。傳首縣國門。以徇三軍。於是部使者以捷聞。賜雒遵金五十兩。表裏二之。遷王鳳竹秩一級。與周嘉謨皆金十五兩。馬呈文金五兩。罷李繼先。而以遊擊秩加

周于德視事。貶劉繼祖俸一級。乃申之曰。近來軍士。驕悍成風。各該管軍。貪肆苛刻。不拘束。以致招怨。啓釁。今後總兵等官。還加意選擇。毋得濫用匪人。總戎聞而皆懼。可知矣。自此之後。部使者乃議善後策。故事。下川南分守使一人。分巡使一人。兵備使一人。隆慶中。臺御史嚴清。請以叙瀘兵備爲兵巡使。居瀘州。萬曆以來。始增建武兵備。頃議罷。而屬僻。兵使往來瀘州。建武之間。皆半載。相去五百里而遠乎。今計莫若復建武兵備。使罷守備。是時營兵皆遣戍關堡。而加以流離物故。多不至三千人。統於一總戎。詔可。

之於是建武皆練土著。不得以四方郡國人提擢。故立營中也。

讚曰

語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今建武僅僇及十人。毋乃新造之區。用輕典乎。余聞其下。延袤數百里。蠻夷錯雜。而復募四方人爲兵。何哉。厥後國興作難。而從者四面。果皆四方人也。悲夫。梟錯徙。民塞下。蓋亦欲土著意也。

叛民瞿旦列傳

瞿旦巴人也。蜀故多高山峻嶺。自上世以來。惟指坵
堰以輸賦縣官。壬午。詔郡國皆度田。蜀始知有度
田法矣。國初巴縣之地。分八鄉。從梓潼以至寶輪。
可三十四里。爲上四鄉。自清溪以至龍門。可四十六
里。爲下四鄉。上四鄉山凡五。田凡三千四百五十九
頃。賦凡三萬七千三十石。下四鄉山凡一十九。田凡
二千一百七十四頃。賦凡二萬三千二百七十七石。
厥土不如上鄉之沃壤也。其後張令履畝度。上鄉必
損賦。乃獨加法下四鄉。以下四鄉增賦。必生弊孔。於

是下鄉皆鼓粟。每百步。寧增人七步。或十餘步。唯恐明府一日行視阡陌。有如呼某履某坵。毫釐不及格。勢且繩以文法。奈何微尺寸之利。不可知。而先寧以身試法乎。縣令終不信母獎。上鄉每千步。乃虛增三步。下鄉每千步。虛增百步也。由此計畝而賦。上鄉槩三升八合。損至一萬五千六百有奇。下鄉槩賦三升五合。增至一萬五千二百三十七石有奇。久之。縣令轉遷。而會上有詔。詔御史督察丈田奸弊。是時部使者赫瀛。方行部重慶。而巴縣人傅宣。詹朝議等三百人。請曰。何至厥賦不均。而乃使吾等小人賣子。

鬻產以輸縣官。猶不足乎。此皆瞿旦爲佐史給事縣庭中。左縣令所爲。旦故上鄉人也。曩時常訟於縣官。爲佐史毛翼凌。曾宗陽所沉溺。願臺哀憐我。爲我畫便計。所悲號於臺使者。雖遵亦如之。於是以其事屬郭通府。程司理問狀。亡何。巴令秦嵩亦以爲等則未均。民誠不便。而況上下鄉皆增步。大率上鄉則有虛田一十六頃六十畝。下鄉則有虛田一千一百二十八頃三十七畝。今一切開除。而以三則定賦。便是時。瞿旦瞿耀文皆久免吏爲民矣。乃帥數百人。各執紙旗。大書激變。並至府門鼓噪。極言丈量已定不可變。

願如初便不然者。吾等以數十百人直走闕下。擊登聞鼓矣。乃益爲大言辱委官。令勿往。已大會上四鄉人於南橋寺。用棹爲臺。凡三層。旦與耀文陳尚冉鶚等一十二人坐臺上。令其下歛金數百。爲治裝費。是時塾江亦當清丈。而縣令張本豫乃使伍長彭貴宗。汪朝江。往八座新廟間。而豪舉許天寵。瞿恪等聚黨三百餘人。輒鳴金鼓立寨。阻撓使者。使者每一至寨。必榜笞之。貴宗皆不敢入寨。餘是部使者劾奏川東兵巡使漆彬。以彬駐郡城日久。乃不以百姓偏累之故來告也。詔免漆彬官閑住。瞿旦許天寵等於

是乎有死罪矣。

讚曰

天竺記曰。耕王地者輸地利。瞿旦乃欲推糧萬餘石入他鄉法。所謂飛洒。誰其甘之哉。許天寵等榜笞公使阻撓清丈。此尤不道。乃致動一兵巡使。而竟自罹於文網也。嗟乎。謂法自斃。豈旦等謂耶。

叛民瞿旦列傳終

武功錄

二八 叛民瞿旦列傳

七

播酋楊應龍傳上

楊應龍其先歷唐至宋元前後凡十九人爲藩臣。端爲武略將軍。兄廣爲太師中書令。貴遷爲德州刺史。震爲都巡檢使。文廣爲武節大夫。惟聰爲修武郎。遂爲武經郎。軫爲秉義郎。軾爲成忠郎。餐爲武翼大夫。价爲雄威軍都統。文爲團練使。邦憲爲都指揮使。漢英爲上將軍。如祖爲安撫使。如貞爲宣撫使。忠彥爲都指揮使。元鼎爲都指揮使。鏗爲招討使。端故太原人也。後唐莊宗時仕。會稽爲望族。徙京兆。居焉。唐乾符三年。南詔叛。陷播州。詔募六郡良家子。端得異夢。

遂決策。挈馬兔走合江。直入白錦。結吏蔣黃三豪族。爲腹心。伺蠻入寇。端出奇兵擊破之。授武畧將軍。遂有其地。居無何。唐祚移于後梁。端爲憂憤。疽發背死。子牧南嗣。常慨然有澄清之志。當是時。羅闡反。欲與南詔合謀入塞。牧南有子曰部射。卽提兵深入闡。殊疾力戰死。其子二公伏屍而哭極哀。闡執之以歸。賴蒙阿求蠻黑長救得竊載與歸。三公薨。子寶嗣。寶自以能不及弟。實讓之。是時宋太祖初卽位。實卽欲使使者入貢。會楊及新反。實引兵夜薄賊營。鏖戰中流。矢道死。說者以爲於寶有光。實薨。子昭嗣。昭有弟曰

先曰。蟻各擁兵稱強。先阻白錦東。號下州。蟻阻白錦南。號楊州。亡何。蟻稱南衙將軍。誘閩合攻先。是時謝都統好。謂昭貴遷曰。爾之先兄弟相讓。何至當爾世。召仇讐而賊同氣討之。可乎。遷曰。唯。卽與謝都統引兵屯高遙山。要其歸。擊破之。閩人赴水死者以萬數。蟻亡入閩。始昭無子。會貴遷親莫州防禦使延朗子。持符使廣西。幸與昭通譜。遂以貴遷嗣。自是有播州者。皆貴遷之苗裔也。是時儂智高反。貴遷倣漢攻南粵故事。廼請纓欲自效。於是入屯兵南川。逢霧露止舍。而季父先已陰使南川鉅族趙隆要而殺之矣。遷

官至德州刺史。生三子。長曰光震。次曰光榮。又次曰光明。震威名獨著。瀘南夷羅乞弟反。使使者乞師。震提兵往。時閩黨宗太卽與乞弟通。遏其歸道。震爲卻敵。大戰七日。雌雄不決。震使使者齎羽檄從間道趨謝都。統兵至武婆山。會兵二酋。縱騎橫槊。望見我軍。如自天而下。皆股戰而栗。逗遛反踵走。我軍鼓行而前。而以勁弩射。多應弦而斃者。我師益衝鋒斬級。二酋盡逃。遂大敗。走不能爲瀘患。於是以震爲沿邊都巡檢使。震生五子。男長文廣。次文貞。次文錫。次文貴。次文宣。廣字敬德。少孤。仲父光榮潛謀弗軌。不得奔。

高州計欲藉蠻兵以圖危之。廣爲人智而習于計。廼齎使者書幣迎歸。事之如初。光榮復欲陰鴆廣。廣詳爲不知。愈愛敬之。亡何。黃標儀盜發。光震募廣捕斬之。事連其弟理郭。理郭奔高州。蠻謀爲反。會老鷹砦獠穆族亦入寇。文廣命謝都統討平之。斬理郭。穆獠以徇塞上。初。西平徃視諸蠻。尤桀黠。廣出兵直探虎穴。生獲之。尋簿責而釋焉。廣春秋三十六薨。生惟聰惟吉。惟信。聰七歲而孤。育于舅氏。謝石近。近以主少衆貳。請光榮視堡事。久之。聰稍長。榮復不忍妬忌之性。廼以鴆陰置魚腹中。事覺弗食。榮復爲聰逆婦。

高州。給與俱行。至中道殺之。又覺弗果。榮迺奮髯曰。此土終不可得。孰若以一州三縣千七百里地。往獻于朝乎。於是詣闕。請以輿圖進。詔卽其地建白錦堡。嘉光榮爲禮賓使。榮旣還。度聰必郊迎。迺使使者先往烹茗。陰置毒于中。隸人誤進。光榮啜之。旋斃。榮弟光明怒。髮上指冠。迺夜以兵劫之。聰出戰。光明大敗。卽奔蜀。上飛文于部使者李獻曰。惟聰謀不軌。於是獻定爰書。謂聰矯發南平諸寨兵入播。惟聰辭不服。大徵兵拒戰。事聞。詔奪獻官。進聰修武郎。左班殿直。賜金帶錦袍。以慰藉之。光明因亡入閩。旋死。居無何。

惟吉復作亂殺聰二子。眾怒共誅之。聰復生二子。長選次。遂選始立。會徽欽蒙塵。高宗南渡。廼慨然有恢復志。務農訓兵。以待徵調。選爲人皆書而下士。推擇知名士爲塾師。以課子。聞四方賢士。輒不惜金幣以迎。歲常以千百數。頃之。益士房禹卿來市馬。爲夷酋所捕獲。選購而客焉。爲之給衣食者數載。會歲大比。選厚餽遺。遣還。竟成進士。選亦進武經郎。生十有三子。而惟軫軾最賢。軫長不滿七尺。狀貌魁偉。美鬚髯。居恒尤好山水。常築堡穆家川。是爲湘江。已又築室於萬泉。畜虎至馴服。歲時駕以出入。遊人往往心異。

之軫初無子。而以軾饗嗣。晚廼生三子。長勲。次居。次鼎。然竟不易初議。而以秉義郎政授軾。軾尤篤天倫乎。初先據下州。凡七傳至煥。世治兵相攻。軾使戲下士。猶泳往說之曰。骨肉相殘。夷狄之俗也。上下揚其初。由一人而分。干戈日夜相尋。孰若講信修睦。以復兄弟之好。煥頓顙受命。遂盟而還。軾猶留意藝文。蜀士無賢不肖。人人以爲親已。於是請受廬宇下者。結轍于道。軾後先爲之。結廬授田。由此蠻荒子弟。多屈首受書。以攻文藝矣。餐既當官。官事尤襲箕裘。而篤忠貞。歲時。顙好習書。少小常讀大學。廢卷嘆曰。此非

人生二行程。曆平。必躬行之。至乃可爾。及長。好鼓琴。投壺。以自娛。父之作家訓十章。以訓子孫。一曰盡臣節。二曰隆孝道。三曰守箕裘。四曰保疆土。五曰從儉約。六曰辨賢佞。七曰務平恕。八曰公好惡。九曰去奢華。十曰謹刑罰。居亡何。母弟輝有寵于父。幾奪其位。餐亦欲以位讓之。因猶咏言得不廢。會渙亦鈔畧界。上粲曰。柰何違先人息壤乎。卽舉兵誅之。歸渙所略地賦于珍州。是歲開僖二年也。蜀帥吳曦反。粲引兵救之。會曦誅報罷。已進戰馬三百。黃金鉅萬。且請因曦誅。大舉北伐。以雪先耻。上優詔答焉。已又輸馬。

三百于蜀帥事聞上褒嘉之。粲愈自據忠以報社稷。是時南平夷穆永忠阻山據公田。粲舉兵誅斬之。傳首塞上。父之南平蠻酋長偉桂弑父自立。粲聲罪致討。敗其師于滇池。斬首捕虜數千級。獲牛羊鎧仗以千數。自是之後。粲乃有志于修文建學宮。興儒林。儼然與中土文物同。說者以爲自設土吏以來。未有文。武兼資。忠孝兩全。如茲盛也。粲以武翼大夫卒於官。累贈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左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賜廟忠烈。封威毅侯。生三子。長佺。次佐。次佑。佺英偉。沈毅。有父風。尤好學。善屬文。生八。是科貢未及于播。佺

以爲先人養士之謂何。及謂于上得歲貢士三人。愉
快可知。价天性尤孝友。常以郡政昇其子文得顯志。
以養母。及天下有變。价輒桴鼓先登。不憚矢石。端平
中。北兵犯蜀。圍青野原。价請于制置使趙彥納。帥家
兵五千人屯蜀口。得解兌事。聞詔授雄威軍。復白錦
堡爲播州。已提兵伐夔峽。斬將擐旂。已又提兵屯江
南北。兵不敢犯西蜀。遷武功大夫閣門宣贊舍人。一
日大飯。諸比丘跣坐誦佛經數語而終。上有詔悲悼
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威武寧武忠正軍節度使。賜廟
忠顯封威靈英烈侯。是時北兵又窺江。詔起文視事。

文上書進三計。語多不載。後竟徇其計。從裨將俞興西征。破之。遷左衛大將軍。從大將軍余玠北伐漢中。大破之。從總管田萬屯萬山。必勝堡。卻敵北兵。大賜爵。右武大夫。從宣撫使李曾伯伐兵大小凡九戰。破之。賜爵左武大夫。從節度使呂文德諭北兵大酋長。勅先率衆來降。賜爵親衛大夫。又以解漁城圍。剪烏江寇。賜爵忠州團練使。從裨將劉雄飛戰縣。盡破之。賜爵忠亮大夫。已又進播川伯。食邑七百戶。又進御前雄威軍。歲賜鹽帛。著爲令。文以咸淳元年卒。贈金州觀察使。生邦憲。儻有大節。好書史。善騎射。始冠。

授成忠郎雄威軍副都統會同寇入邊憲出兵擊破之斬首千級捕獲坐口羅汝歸賜爵武節大夫已閩寇又入下邑憲引兵生獲酋長阿鮮拜利州觀察使遷左金吾衛上將軍至元十二年元世祖使使者詔邦憲內附邦憲捧詔三日哭以播州珍州南平軍三州之地降十五年朝正月詔襲守如故拜龍虎衛上將軍是時播下邑黃平壤近荆荆之戍將欲奪之邦憲發其姦請歸復黃平十八年轉遷宜慰使十九年閩復叛邦憲轉餉給諸卒擊破之憲亦旋薨贈推忠效順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播國

公諡惠敏生子漢英字熙載五齡而孤二十三年其母貞順夫人田縉迨朝正月世祖摩其頂孰視良久諭宰臣曰是兒真國器也宜以父爵錫之賜名賽因不花授金虎符龍虎衛上將軍賜金縉弓矢鞍勒遣歸二十四年族黨構亂殺貞順夫人漢英哀絰入奏上詔捕賊至益州戮之以徇二十七年詔郡縣上計播旁郡邑拒命漢英獨括戶口租稅籍進世祖大悅加播州等處管軍萬戶二十八年拜漢英軍民宣撫使已又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成宗卽位漢英入朝者三大德二年詔漢英世守其土三年高麗棄柘亂

楚議用兵。漢英言宜招諭之。不從。兵出無功。竟以漢英議始相繼降。五年右丞劉深討南詔。道播。漢英轉餽不乏。六年閩婦蛇節宋隆濟反。漢英從楚蜀兵擊破之。縛蛇節斬隆濟。進資德大夫。賜玉帶金鞍弧矢。延佑四年黃平南蠻蘆彝與新部黎魯叛。漢英宜撫之二賊悉歸降。賜推誠秉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播國公。謚忠宣。英無子。以弟子宜撫使加貞嗣。加貞死。子都指揮使忠彥嗣。忠彥死。子都指揮使元鼎嗣。元鼎死。子招討使鏗嗣。始漢英喜詩文及濂洛諸書。南北士負笈遊者。戶外之履常

滿所著有明哲要覽九十卷。桃溪內外集六十四卷。
獨惜其書世不傳。而宋學士濂爲之作傳。此事竟雜
于武功內。何哉。又言妻田亦善詩。繇此觀之。楊氏之
先。非獨以干戈顯也。

播百楊應龍列傳中

明興西南土吏以什數而宣慰使楊鏗最大鏗始祖
端所奪故南詔地南詔之夷以什數而異牟尋最大
也當時韋臯爲節度使而後請入朝廷引至宋爲大
理至元爲白錦堡未幾旋復爲播州則其倔强可知
我高皇帝卽位五年鏗入朝貢方物納元所授
金牌及銀印詔賜綺幣衣物有差二十年被徵入
朝貢馬十匹上諭以守土保身之意二十三年遣
子來朝請入太學二十八年賞有功將率士凡二
萬三千三百六十一人鈔一十二萬三千四百四十

二貫。自是之後。或一二年。或四三年。一入朝。殊無定期。然其人可屈指數也。在永樂。洪熙時。則有若楊昇。在宣德時。則有若楊欽。在正統時。則有若楊炯。楊綱。在景泰。天順時。則有若楊輝。在成化時。則有若楊愛。在弘治時。則有若楊斌。在嘉靖時。則有若楊相。在隆慶時。則有若楊烈。世篤忠順。大都盡此矣。如成化初。播州人何清。張琛等伏闕下。奏鏗不法狀。乃遣少司馬何喬新往訊。清等坐所奏無驗。大不敬。伏辜。傳至大王父斌固已忠勇著矣。普安香爐山之捷。幸賜蟒衣王帶。然子烈嗣隆慶六年。烈死。子應

龍嗣頂之進大木四十本。賜鎮國將軍而龍尤精

於兵乎。今上卽位以來往往以兵積功勞。從征喇

麻諸番。先登多所斬獲。賜紵絲獅子衣一襲。金十

兩。從征九絲膩乃。卻敵斬首捕虜亡集。賜金二十

兩。從征楊柳濛卻敵先登。斬首數十級。賜冠帶。龍

旣後先受。上賞意氣甚揚揚。殊自得而又統蜀兵

單弱。遂起雄心。於是往洪江。洪江先是墳墓所處也。

迺修起祠堂。置守家戶。已而僭飾龍鳳。又用繡女闥

人。推擇皎好。美女子。田雞鳳爲妾。誣正室張姦淫。殊

殺之。是歲萬曆十五年也。居三年。何恩。宋世臣等。帥

衆上兩臺飛文告龍反。都御史葉夢熊疏奏總督

李化龍明而習于計。給言龍實無反。以開自新之路。

說者以爲有孔明七縱七擒之風。於是逮應龍詣重

慶。對簿繫論。法當斬。而以二萬金請贖。御史張鶴鳴

方獻問。會關白發難。久。大將軍以羽檄徵天下兵。應

龍願待罪。得東征。都御史艾穆以聞。詔可行。聞

關白已就僂。又詔罷逮。至癸巳。王繼光爲都御史。

召應龍。屬重慶王太守思南陸太守。大會婺川。鞠獄

應龍竟負阻旂山。而乃使其犬子朝棟就吏。大略以

爲彭廷祿。方聚黨數百人。捕伏道左。計欲鉏擊阿父。

阿父故弗至於是陸太守奮髯抵几曰。走何物么麼。敢驚驚如是。卽勢何思等遠。當時諸公卿廷議御史。傳需則言九絲膩乃諸功勞。又言松潘之役。應龍嘗提兵六千六百人。以應都御史李尚忠召。不宜議勦。而給諫張棟則言兩省異同。不得偏執意見。陳尚象則言遠方夷情。不宜輕稱宥勦。吳應明則言應龍逮繫重慶者幾一年。此不過一獄吏縛之足矣。柰何今日議調。明日議勦。而徒使彼首鼠兩端。遂至滋蔓難圖乎。事皆下大司馬問狀。而大司馬議以爲使應龍畏勦。而不敢抗勘問之法者。寔貴陽有以震懾之。使

播衆朋勸。而各釋疑懼之心者。寔巴蜀有以安定之。言若相左。而事實相成。請使所司馳畧上詔獄。上從之。居有頃。葉夢熊復上書請遣科臣會訊。而化

龍亦請。予告。於是大司馬及御史大夫覆奏。

詔化龍仍視事。皆從長計議。毋得推諉。當是時。夢熊竟決筴請證其罪。上有詔。詔撫按官便宜禽治正

法。朝廷爲民除害。罪止一人。有脅從自歸者。咸與更始。不許貪功妄殺。明年春。都御史王繼光乘傳馳重慶。與總戎劉承嗣議。議分爲三軍。而以遊擊王之翰爲一軍。軍一萬一千四百人。由武隆黃平湄潭而

入以副總戎曹希彬爲一軍。軍九千人。由永平緝麻而入。以叅將郭成爲一軍。軍五千五百九十人。由碁江安穩松坎而入。當是時。協贊則馬湖同知秦應鸞。汪京。重慶通判趙世德。監軍則副使楊佩訓。朱熙洽。胡應辰。盧一璘。叅議徐桓。董樾。紀功。則叅議顧雲程。楊信。期月正上元後。十道竝出。是日郭成及遊擊丁光宇。旣行至石虎關。止壁而苗長羅瓊等三千人。衝鋒殺我土兵二人。我上兵殊力疾戰。斬首捕虜十二級。奪獲騎馬及衣甲器械亡筭。而是時。婁山關亦聚苗九百餘人。遲我軍。而會管應鍾。郭添倬等兵四面。

而至。斬關奪門。諸苗皆逐逃。我兵止壁白石口爲五大營。令穆燠以旗志招播降。於是郭成軍馬鞍巖而使雷添貴提楊總兵備石虎關。以通餉道。使成惠提狐燠兵七百餘人。使丁光宇提仁懷赤水袁鰲兵二百三十人。備南溪口。趙平崖。望鄉臺。以阻絕間道。而應龍之衆固已萬餘。而馬騎亦至千百數矣。乃縱其衆楊珠。楊明。何廷玉等繞營。營中銳氣不衰。皆擊刀斗自衛。韭婁山關。白石口。距播可八十里。法所謂以主待客。以逸待勞。我師終弗可當也。而土兵王映張元器等相與謀曰。寧不避石矢。潰圍而戰。我何至坐

而自斃。廼使播酋翩翩大得志而去乎。出挑戰。播酋益乘勝。萬弩俱發。矢下如雨。竟劒斬王映。張元器而去。乃復使馬步苗兵圍我師。而王都護帥鄉勇丁正國。管應鍾等力戰至晡。矢石俱盡。於是郭添俸家丁三十人。黃金甫家丁五十六人。衝圍走。竟莫知所終。而添俸亦被七創。賴萬金良藥得弗死。而士卒死者則已盈野矣。是時貴陽臺御史林喬相亦帥勇敢士轉戰斬首捕虜凡四十三級。安撫播男婦數千人。已奪據烏江關。大會川兵。川兵已罷。遂班師。而臺御史王繼光適轉遷。譚希思未到官管事。乃屬御史吳禮

嘉劾。奏郭成、丁光宇等失律，法當治。先是何恩等七姓訟龍無故殺叔父楊煦，妾金蓮及借征罔上阻絕驛路，賄賂公行。諸臯戾至，是龍上書請死罪。淹淹臥病囹圄中，子幼民疑。上下疊惑，御史蕭如松疏可驗。累臣何取如是而扞？陛下文罔也。乃條奏其寃，書詞多弗載。上謂朝廷原無必誅之意，大兵一至，只合自縛軍門，哀求免死。今御史所報與本首奏辨順逆懸殊，令大司馬嚴查具奏。毋事姑息。而郭成、丁光宇皆革任待罪行間，罰俸凡一年。是後詔蜀以三萬金佐貴陽，必欲兩省同心僇力，得罪人乃已。

於是貴陽御史薛繼茂上書。大略言兵難遙度。且蜀之至貴也。往返在兩月之外。而況貴陽實貧。有如時久。三萬金錢盡於一旦。蜀何以相恤。請罷貴陽兵。於筭便。自是之後。臺御史林喬相。使指揮僉能。經歷關大統。趨龍自就吏。釋繫民。毋煩大將軍旗鼓再麾也。是時兩省已班師。而總戎劉承嗣亦罹霜露之恙。請賜骸骨以歸。給諫吳文粹方論奏。而龍廼蓋慄悍亡忌乎。乃于海龍岡下。題其聯曰。養馬城隍。百萬雄兵。擎日月。海龍岡上。半朝天子。鎮乾坤。而又扁其門曰。半朝天子。於是立朝棟爲後主。而使民稱已。

爲千歲。太學朱嘉棟。諸生唐顯縉。佐史張採等。稱爲
莊主。專招致亡命。是時應龍則已一萬七千有餘矣。
乃以高忠元爲僞侍。惟楊兆龍從龍等爲虎兵。是日
卽帥任朝茂。安阿。留傳舟李仁質等走湄潭。永靖白
崖寨已走。三渡關出荆條。至鵝公壩。黃土墳已走。清
風水土崖已走。雍水黃平司已走。白泥草塘麻地坪
所至略人產。甚至焚燒人屋居。所不如意。輒殺僇人
人之流離物故者。以千萬數已止。壁湄潭馬腦青蛇
囤。乃使酋長羅把事。王老虎。提苗兵千餘人。馬百餘
騎。旁偏山老君關而營。輒鳴金鼓。張旂志。銃砲如雷。

而我紅兵亦披盔甲。與萬縣之衆。平茶之師。竝稱慄
悍。龍因告監門曰。爲我致聲河上將軍。趨散兵。不然
吾以數千百騎渡河。請得以頸血濺而矣。於是余慶
土吏毛守爵。雍水土吏猶鶴。草塘土吏宋世忠。黃平
土吏羅承恩。白泥土吏楊以誠。竝以其狀請命於臺
御史臺。御史屬叅議使王制。通判趙世德。司理譚汝
誠。守備蒲之良。案驗具如所請。林都御史曰。柰何事
關兩省。而使最爾一土酋。乃虔劉我五司乎。故事播
州及五司。輸豐濟庫。平越諸衛米七千三百三十餘
石。而草塘白泥。雍水歲輸平越驛騎凡二千餘金。而

黃平尤應接興隆諸過賓。歲率以爲常。今一旦賦役之不供。驛騎之不具。則我鎮撫之謂何。廼與蜀臺御史譚希思議。先上書請。賜獨斷以蚤除禍本。而希思亦奏欲合力以圖安戢。大略稱引先臺御史王體伏之請勦。王繼光之會勦。以爲說。於是上乃詔兩省撫按會兵。多方設法禽治。朝廷之意。惟在禁暴安民。殲除首惡。以靖地方。彼中事宜。亦聽相機處治。不必遥制。而繼茂堅守初說。乃行部安平道。而所委官馬宗譚汝誠。唐元亦有臺御史命。視兵餉。茂竟遣從臺御史而叅政使王恩民。必欲從御史御史。

乃皆趨之從軍也。是時貴寧叅議使董樾招撫播男婦二萬餘人。臺御史悉以二百金佐撫民。茂所費亦如之。意雅欲以權歸臺御史也。於是上書請專歸臺御史。茂常建議。議欲令應龍收捕諸拒敵者。得除罪免官。而以子男朝棟爲土舍視事。至是請比安國亨獻王實等十四人。嘗以金錢五萬二千四百三十兩論贖也。而給諫楊東明乃折衷於兩省之疏。請特遣大臣爲制置使。然後播事可定。頃廷推右司馬邢玠御史右丞陳渠。詔以邢玠爲左司馬往。玠卽與大司馬周世選議八事以請。語在 奏疏。是時車駕郎張

國璽主事劉一相。其人有籌策可問。玠因請爲贊畫。時乙未正月也。應龍方使徐宗達。携四百金及酒器首飾入燕。爲何恩所執。於是蜀御史王慎德上書言事。因稱贊畫可罷。大司馬見贊畫已在行間。請以張國璽轉備兵使。得視蜀事。而執金吾千戶劉承禧。太學博士楊景淳亦皆上書陳兵語多弗載。玠旣乘傳到官。察見永寧酉陽及近日馬斗斛皆與龍通姻媾。而黃平白泥金慶草塘諸司。仁懷赤水諸民。又爲仇讐。制置使乃先以計剪其羽翼。然後以檄曉譬應龍。大略稱引寧夏悖亂。遼東王杲大同僣答。宣府

史二官事。覆轍在前。奈何不鑒。龍來。我請比宣大事。
待而以不死。不然。國家懸五萬金。不惜都指揮。得
得世襲。購而頭。檄到。而蚤自善爲計。吾必不而欺也。
當是時。七姓唯恐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閼匿於
其間者。又幸龍反。而欲因以爲利。縣道文移。往往輒
從中阻也。左司馬復使使者。詣龍所問狀。而往來者
亦言龍久不肯就吏。實恐我以一日出巢。則貴陽必
乘隙而入。有如秦民復從中道起。是屬尚有可信者
乎。以故龍不出。左司馬卽以檄撤茶江烏江兵。已禁
諭秦民勿擾。示應龍毋疑懼。是時播州一帶。荷棟如

雲制置使廼以計擾其耕而龍亦漸有悔心矣而會
水西宣慰使安疆臣以父國亨捐館舍至戎部請贈
而大司馬石星示疆臣手札令執之趙應龍出就吏
我必請寬假龍罪弗深治如言先是疆臣患痘毋鳳
氏常提兵萬餘人備險隘一十五所兩臺及制置使
常旌其忠勤蜀御史吳禮嘉以國亨與龍世好疆臣
乃益自奮勵卽奉札至播應龍如聞而喜可知矣低
徊者久之復疑疆臣乃以死請龍曰若必欲我出就
吏我請以挿血要盟於先王太父可乎龍拜疆臣亦
拜應龍始洒然變色湯客對曰賴君之力得保首領

敢不唯命。是從會播州驛報王太守至。龍卽欲馳傳舍上謁。迺先至水西與驛臣毋鳳氏謀。謀欲出矣。應龍爲人內深多反覆。雄則欲稱兵圖大舉。稍緩輒能和柔以詐人。要以強悍不遜。其天性也。是日卽以書上制置使曰。幸哀憐。累臣乃不以數鼓。令縛渠魁。龍第從檻車膠致軍門。唯將軍輕重布之。顧有後言。當朝棟往重慶時。七姓常執而欲殺之。賴孫廷富救得免。竟略其八十金而去。已。綦江令蒲林馳播而奏民何邦卿。何汝仁等。度龍必趨而前。乃聚黨數千百人。捕服松坎西山頂。鼓噪以疑懼龍。亡何。指揮使李光

祚及馬湖同知汪京檄至龍乃使族人楊茂龍夷人老宰等往重慶迎謁行未至播州驛老宰何遷等一十七人皆被慘已廼傳首以爲功龍誠甘心于軍法死無悔獨恐坐是死耳有如將軍辱一介之使儼然臨播而問之龍所願也不敢以請已玠使使者出撤戍兵散奏民檄示龍龍廼焚香叩頭稱謝如天之福舉族喜若狂於是使張維新周學文及其叔楊永用馳重慶龍實畏貴陽不敢遠去播廼請使者至魁山崖或綦江願爲龍畫便計制置使因與臺御史譚希思議即使重慶守王士琦詣綦江趨龍赴安穩茶驗

甚明。然後携至碁江對簿。琦廼屬碁江令。及經歷楊維武、李應春、遊擊吳文傑宣諭龍。龍聞乃使其弟兆龍舍把楊兆麟、田良玉等百餘人至安穩。治郵傳。設儲侍。郊迎漢官。既至。鼓吹樂作。叩頭致饋。資餽牽如禮。曰。應龍久縛渠魁。待罪松坎。所不親至安穩。安穩故多秦民也。使君幸枉車騎臨貺松坎。使阿龍得吐肝膽。披腹心。因從車騎馳碁江。使君幸爲阿龍告太守。碁江令具如所言。太守曰。松坎亦曩所奏勘地也。卽以五月之八日往松坎。應龍果矜甲面縛。降伏於道左。哭涕請死罪。太守問何以不至安穩。應龍跪

起具言曩時九種十三姓夷獠皆以龍之故出彭水重慶對簿府庭中其後七姓公行殺略多無生還者縱夷獠無言龍獨不媿於心乎奏民方聚安穩龍何忍復出以冒觸其鋒哉太守曰何至是必欲往重慶而後府可爲汝論決斯事應龍膝行至前席叩頭頭至地流血因哭泣請比安國亨國亨曩亦懼死不出出界上今安穩乃綦江所部地其下廣大龍請擇大木十圍以上治公館天使坐上座列贊畫司府左右於筵便有如天使尊嚴則請以贊畫偕司道往應龍因得執罪人及所罰金具獻庭中何憚而龍不久就

此是時卿大夫胡宗仁博士弟子尚好謙等。並謁太守。願如龍請。太守見爲基江去播州可七站。去巢則數百里而遠矣。廼移監軍使。因請於臺御史及制置使。皆以爲可。於是臺御史乃以書奏。期六月詔獄而會天雨連旬。龍乃使使者寬假其期會。制置使乃大怒。卽欲提兵往。居一二日。龍廼請曰。不至煩將軍斧鉞也。累臣躬至自安穩。坐死唯將軍。願勿過督。於是總戎李如栢請以七月十七並詣安穩。先是制置使見諸生及何邦卿等群輩爲姦。託名呈揭。要挾亡已。廼簿責諸生。而以邦卿繫獄。應龍疑懼。皆大釋。廼出。

郭五里郊迎望見令旗叩頭跪起縛獻黃元阿羔阿
苗等十二人已出論贖金四萬兩阿羔等亦具言白
石之事實有之罪當死而制置使及總戎卽因郵傳
以聞事下大司馬石星覆奏上有詔念應龍先
世恭順而本酋亦曾効有勤勞今旣悔罪自縛首惡
認罪姑待以不死着削去祖職爲民伊子楊朝棟姑
以土舍管事梟斬黃元阿羔等重慶市是時薛繼茂
奏喬相輕忽者十而林喬相奏繼茂妄者亦十其後
給諫吳文梓則劾王繼光李應策則劾林喬相語皆
在奏疏於是蜀兩臺大會布政使李士達副觀察使

易倣之。貴陽布政使楊歸儒。叅議使莫睿。及總戎李如栢。劉綎。議以黃平草塘二安撫使。白泥。余慶重。安三長官。使改屬黃平倅。故事。黃平倅治獄訟賦稅。而五司襲替黃冊表箋貢馬。必須宜慰印符。宜慰多以此難五司故也。初川東備兵使巡視播州。察土吏之賢否。以報後罷。給諫陳尚象請如初便。臺御史川東思仁道皆歲以行州。乃欲于桐梓婁家丁山小溪仁懷赤水夜郎之間。建撫夷倅一人。而制置使請改爲撫夷同知。因修起學宮。已改東溪爲松坎邏司。上皆從之。於是論功行賞。賜邢玠御史右丞行左。

司馬事。金五十兩。表裏四之。譚希思金三十兩。林喬相金二十兩。表裏二之。賜張國璽李如柏及安疆臣金皆二十兩。而郭成丁光宇竟以祖秩貶二級。胡應辰王繼光貶一級。調王軒簡僻以給諫吳文梓劾也。初嘉靖新卽位。詔賜播州司儒學四書集註一部。此卽高皇帝諭鏗以守土保身之意。假令仰體二祖柔遠之意。改弦易轍。身土至今存可也。

播酋楊應龍列傳下

明年丙申秋，應龍復反，居恒自爲天寶中。我南詔異牟尋常帥衆二十萬，欲取蜀爲東府，何渠不若乎？獨患苦吾儕土酋，從中陰爲間，非先驅除此屬，莫可者。於是斬餘慶土吏毛乘雲棺，磔其尸，首足異處。已又殺略餘慶草塘徧及興隆，徧鎮都勻諸衛。已又遣兆龍引兵圍黃平。已又殺重安土吏張熹等而去。其明年春，流劫江津縣，損溪棋盤石諸所。是年秋七月，石柱宣撫使次子馬千駒入播。先是，駒母單與應龍通，單尤優寵駒，謀奪長子千乘爵。與駒於是聘應龍次

女爲室。遂因緣爲姦。是禍所從來矣。其明年春。應龍募苗爲兵。大破滅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虜其民衆畜產亡筭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初。奏民宋世臣父奎亡匿偏橋城。應龍覺。提兵迹且至偏橋。大索城中。得奎及童男女。盡車裂以殉。已。又令苗兵與婦人交。或對父淫女。或面夫淫妻。或掘毀墳墓焚尸。復乘風縱所焚尸灰四面飛蔽天。或羸而四據。發鳴鐃射。龍觀而大笑。或燒蛇從陰戶入腹。人蛇俱斃。先是三公歸自閩。濟江夷獠忽懷異志。引舟岸北。呼謝邏使曰。乃爲我謂若主。當免我科賦。否則吾不以舟濟。三

公怒。瞑目挽舟。頓足。噓唏者三趨而前。三公遂涉。夷
獠爭擊牛酒爲謝。三公剪帛繫獠頸。吸水。嚙之。帛或
蛇形。獠伏地。衣懇誓輸賦。不敢反。三公復嚙之。帛如
初。世傳楊氏能驅蛇殺人。皆此術也。其明年春。督臣
李化龍以爲楊酋志不在小。不亟滅之。禍流非一方
也。於是請蜀二十二萬。貴陽九萬。西粵三十萬。閩十
萬。楚三十萬。廷臣見曩時寧夏費三百萬。東倭費六
百萬。今敵不止于東西之強。而議餉如是。皆督臣悉
心殫慮。無所不至。而亦無所不省。爲國節財。自古未
有如督臣者也。疏入。幸報可。督臣遂決筴往征矣。

乃令都護楊國柱經歷潘汝賢指揮李廷棟先以軍
軍牛塘伺動定應龍卽帥朝棟兆龍及何漢良等擁
衆數萬人迎我師鏖戰我師奪獲三百落先是督臣
知三百落及天邦囤皆播之咽喉也以故命諸軍扼
其吭播兵強而狡多敗比詳逃遂走走入天邦囤以
誘罷我師微極而取之我師乘勝直搗其營楊都護
潘經歷李指揮旋被禽漢良孰視楊都護不跪怒髮
上指冠都護罵曰賊朝廷何負于而而反乎吾頭
可斬此膝必不可屈于是梟斬都護等其夏卽引苗
兵六萬人繞蔡江以火炮攻城城下遂逮其令釋獄

囚殺李百戶等二千七百餘人。是時黃七爲謀士以爲孫時泰智囊士也。今在長安。於是使使者陰聘之。既至。謂欲圖大舉。必先取重慶。次及成都。方可抗敵。應龍曰。不守近穴而取遠地。誰謂汝知兵者。於是帥衆四萬人焚東坡橋。已又攻黃嶺。圍殺略甚衆。川貴之間。蕭然苦兵矣。其明年春。應龍帥何漢良等擁衆擊破龍泉司。守備楊惟忠遁走。鹵去土吏安民志。更目劉玉藥等。初宣慰使朱承恩聘應龍長女貞惠。厥後應龍反。承恩告于兩臺。請絕婚以自明。應龍挈令楊明楊珠等襲擊之。逃繫承恩。多所殺略。是歲萬曆

庚子也。比之壬辰癸巳。惡愈甚而毒愈慘。識者以爲有南詔風。南詔與大唐分爲二帝。大唐都關中。號曰西帝。南詔在滇南。號曰東帝。當時楊國忠爲劔南節度使。徵天下兵凡十萬。使御史李泌討之。敗于大和城。死者十八九。今應龍自稱爲朕。儼然復爲東帝。直須時耳。是時道路流言。紛紛藉藉。有謂欲攻綦南者。謂效取袁子陸之故智而陰以攻我者。謂欲寇貴陽者。謂酋豪與張國清等。分爲三道。而約挿旂山合兵者。謂爲營營官壩。及三溪小河者。督臣按地形而善將將。以爲人言皆不然。播酋及且舉兵。徇水失赴。

水至合江近也。安穩至赶水又近也。而播州至安穩又近也。天氏犯碁合易而犯貴陽難。宜堅壁以待之。顧碁合延袤千餘里。帶甲不過三千人。於是請增叅將員一人。將二千四百人守碁江。遊擊員一人。將一千三百人守合江。合舊將率凡三萬人。誰敢復扞我疆圉者。給諫張輔之亦覆奏。詔如議。甲兵既具。督臣於是遣總戎劉綬引叅遊麻鎮等出碁江。總戎麻孔英引叅遊周國柱等出南川。總戎吳廣引都護余世威等出合江。總戎曹希彬引叅守吳文傑及宣撫奢世績等出永寧。總戎童元鎮引叅將謝崇爵及土

吏隴澄岑紹勳等出烏江。叅將米鶴齡引土吏安疆臣等出沙溪。總戎李應祥引叅將陳寅等出興龍。督臣又慮偏橋江外爲四牌。江內爲七牌。五司及九股苗在焉。以爲不勦滅之異日爲西南患者必此屬。今且分爲兩翼。乃以總戎陳璘引叅遊江騰龍等出白泥。總戎陳良珌引叅遊王一桂等出龍泉。期以二月十二日十道並發。應龍悉以精銳屬朝棟等。從綦江入。繞九盤子。由南川而還。不意劉將軍軍接戰會暮。大風起。我師縱左右翼圍棟。棟自度戰不能與。漢兵遂獨與壯騎數百潰圍西北遁走。時鮮有所獲。徒奮

揚威武明督臣所出兵。雷風耳。應龍等輩之無不
股栗。嘆曰。異時漢兵不及此。及此皆督臣神謀奇策。
合我南詔八百年之智勇。曾不能髣髴其萬一。吾曹
恐不能不死。顧與其殺而死。不若戰而死。死等耳。寧
戰死可乎。卽令袁守貴等擁衆出烏江渡。衝鋒殺虜
數百人。是時播中情形。久已在督臣目中。特不過爲
之發縱指示耳。於是出密指。指楠木三洞。賊所爲三
窟也。婁山關。賊所爲前門也。海龍岡。賊所爲人跡不
能至。天兵不能加也。度酋勢劣必且堅塞前門。奉頭
鼠竄于岡上。坐自縛耳。於是諸將盡爭走前門。以爲

由前攻後。易以爲功。督臣亟下令。今日不然。夫後門
我易攻賊前門。賊易衝我。顧諸公不察耳。是日大戰
于水牛塘。擊破之。而會諸客兵盡止壁關外。先是督
臣與諸將約。約關外宜招降。謂多不可勝誅也。關內
宜疾戰。謂師不可久老也。是時安羅洵洪三寨生口
以鉅萬數。皆面縛請降。幸許可。而長坎瑪璃。長蛇諸
國陳璘亦已擊破之。殺虜數千人。於是酋父子計盡
無復之。迺相率走海龍國。果如督臣所言矣。時司理
高折枝請自將土兵直搗官壩營。旋入真州。真州爭
擊牛酒以犒我軍。已而奪桑木關而據之。酋益備。

惴焉。自知兵在其頸。督臣又下令。令諸軍四面重圍。諸軍雲徹席卷。或以四月至。或以五月至。劉將軍卽以六月初五先擊破。十月二城。明日又破大城。應龍偕愛妾倉皇無所厝手足。縊死。我師擊破。圍斬首凡數千級。捕獲生口。北龍及朝棟等男婦凡數百人。檻車膠致長安。請獻俘。事下邢尚書。蕭大亨議。奏。上有詔。詔楊朝棟等梟斬。應龍挫屍。張世爵等謫邊。而以其地盡分爲二郡。屬巴蜀者曰平越。屬貴陽者曰遵義。是後論功行賞。諸公卿以爲督臣萬世功。當第一。而督臣則以爲此。上威武神靈所變化也。惟

上有便宜行事。不從中制之。詔故臣得以陽開陰
逆顛倒逆首。惟上有同心協濟。不分彼此之。詔
故臣得以調各省之兵糧。協三省之不足。惟上有
先斬後奏。先發後聞之。詔故臣得以約束諸文
武大吏。惟上有酌量調募。另給糧餉之。詔故臣
得以廣招多兵。十圍五攻。無不如意。於是上書陳
功。內臣則兵尚書臣田樂。戶尚書臣陳藻。兵給事臣
侯先春。郎中臣張主敬。外臣則都御史臣郭子章。臣
支可大。臣江鐸。巡按臣趙標。臣崔景榮。臣宋興祖。臣
王立賢。監軍四川則按察使臣楊。臣張。參議

臣謝認。臣張存意。湖廣則按察使臣胡桂芳。叅議臣魏養蒙。轉餉四川則叅政臣張文耀。副使臣史旌賢。叅議臣劉一相。臣徐仲佳。貴州則叅議臣郭廷良。副使臣洪澄。臣尤錫類。叅議臣梅國樓。湖廣則叅政臣詹啓東。副使臣王應霖。叅議臣薛士彥。任事四川則叅政臣馬朝陽。臣王嘉謨。副使臣蔡守恩。臣顧汝學。臣傅良諫。臣盧洋。叅議臣熊汝奇。臣康夢相。臣來三。聘貴州則叅政臣王邦俊。副使臣陳與相。臣路雲龍。臣袁應文。叅議臣張文奇。臣梁銓。湖廣則叅政楊道會。副使臣張喬松。臣章守誠。臣楊現。叅議臣黃齊賢。

臣韓光曙。臣張天德。僉事臣林煥章。臣馮應京。督運四川則布政使臣盛世承。按察使臣沈季文。貴州則布政使臣應卓。按察使臣易登瀛。湖廣則布政使臣胡心得。臣洪有復。按察使臣薛三才。護運四川則叅將臣周國柱。臣吳文傑。臣余德榮。臣王夢吉。臣藍芳威。總戎臣曹希彬。遊擊臣李鍾。臣羅星。臣梅敏政。臣任承爵。臣司懋官。都護臣周敦吉。臣吳從周。臣趙應科。臣封建。臣冷光顯。臣柳賢輔。臣程式。守備臣周大謨。臣江萬化。臣萬民英。臣周以德。臣劉承職。臣孔繼祖。湖廣則總戎臣陳良此。叅將臣王一桂。臣王鳴鶴。

遊擊臣陳策。臣江騰龍。臣宋大斌。都司臣吳時喬。臣于繼勛。守備臣王之棟。臣朱桂芳。臣陳九經。臣李大諫。把總臣白元潔。貴州則總戎臣陳寅。叅將臣朱鶴齡。都司臣錢中選。臣錢守禮。臣莊志傳。守備臣汪如淵。臣童志龍。臣徐元守。隨營紀驗。四川則太守臣蔡宗憲。同知臣史朝貞。臣趙世德。推官臣高折枝。雲南則知府臣黃宇。推官臣吳天佐。知州臣陳聖佐。知縣臣劉啓周。湖廣則推官臣王應宣。知縣臣鄧宏列。臣陳原道。學正臣袁惟慶。教授臣謝師啓。隨營紀賦。四川則同知臣李廷謨。臣王陞政。臣梅燮。通判臣劉之

瀾臣尹紹曾。知州臣邵崇雅。臣毛秉光。知縣臣郭惟屏。臣楊應登。臣葉世孝。臣陳應試。臣詹淑。臣樂維同。臣寇克順。貴州則司理臣張應選。轉餉四川則知府臣周茂卿。同知臣周作樂。通判臣張堯臣。臣肖時鳴。知州臣劉三樂。臣李時孳。臣段文郁。臣華聯芳。臣倪伯奇。臣戴仁。臣陳敬衷。同知臣李潤。判官臣馮運太。知縣臣楊思謙。臣陳大經。臣吳位。臣陳應麟。臣何躍龍。臣袁煥。臣黃日陞。臣蕭宗禹。臣周朝聘。臣楊奇。臣湯自強。臣郭渙。臣陳王道。臣潘應相。臣潘廷玉。臣越應虞。臣朱之柱。臣何文。臣王燧。臣王敦。臣劉鼎。臣朱

宗望臣雷志學臣曾朝符臣朱萬化臣顏燦臣王藻
臣張明卿臣曾守嚴縣丞臣曹一科訓導臣馬瑞義
貴州則知府臣張陞璽臣陰銘臣江至道臣鮑獻書
同知臣徐廷綬臣張羽鴻通判臣劉鳳儀推官臣趙
悅民臣楊應第知州臣龍時躍知縣臣袁尚紀臣葛
楚元臣龔一鑒湖廣則知府臣徐應簧臣徐堯莘臣
沈子來臣何懋官臣馬永亨臣屠木峻通判臣彭世
登臣蔡思順臣陳桂芳臣陳和中臣陸枝臣沈育大
臣吳洪績臣潘思弘臣梅友竹臣喻繩祖臣朱瑩臣
喻政臣康阜臣胡汝政臣楊師程臣薛國用臣周仲

任。臣余自強。臣朱梓城守四川。則叅將臣金秉鉞。臣
麻鎮。臣蘭台。都司臣季宗望。臣葉常春。守備臣保世
寧。臣張本防。臣陳嗣昌。貴州則守備臣杜鶴鳴。中軍
總督則副總戎臣楊登雲。遊擊臣江萬仞。指揮臣孫
光啓。偏沅則遊擊臣沈弘猷。貴州則指揮臣劉岳湖
廣。則把總臣李正實。諸臣或飛蒭輓粟。或攻城先登。
或斬將奪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以致大捷。唯
上裁察。於是 賜督臣以下爵幣金錢。有差已而又
追以死勤事者。叅政臣張棟。同知臣張鰲。通判臣楊
大烈。知縣臣關宗聖。照磨臣張居仁。指揮臣徐登階。

臣田賦把總臣張應元而督臣則尤傷居仁夙有文
望徵之熾下實資其智謀行間時與論議頗悉機宜
乃以逢霧露客死豈不傷哉自古西南夷中我師未
嘗大得志卽傳友德統二十四將軍軍止聞防守正
統麓川之役提兵五十萬而後稍稍一縛之地勢然
也不獨昭代播非唐之南詔宋之大理哉當時韋節
度皇曹將軍斌濟將軍美王將軍全斌曾不能往正
其罪況郡縣乎楊酋流毒五司血濺千里視南詔慘
焉督臣運籌決勝直犁其庭掃其園郡縣而置之此
唐宋以來一大偉績也不聞以王新建遇之何哉獨

悲楊延昭楊文廣之崇儒楊漢英之著作皆一世之
雄也至應龍斬焉以絕惜哉世人不知延昭之初名
延朗延廣之初名文廣以三世復有文廣故諱之於
是稱引宋史而增以時事爲之傳其世次存亡如此